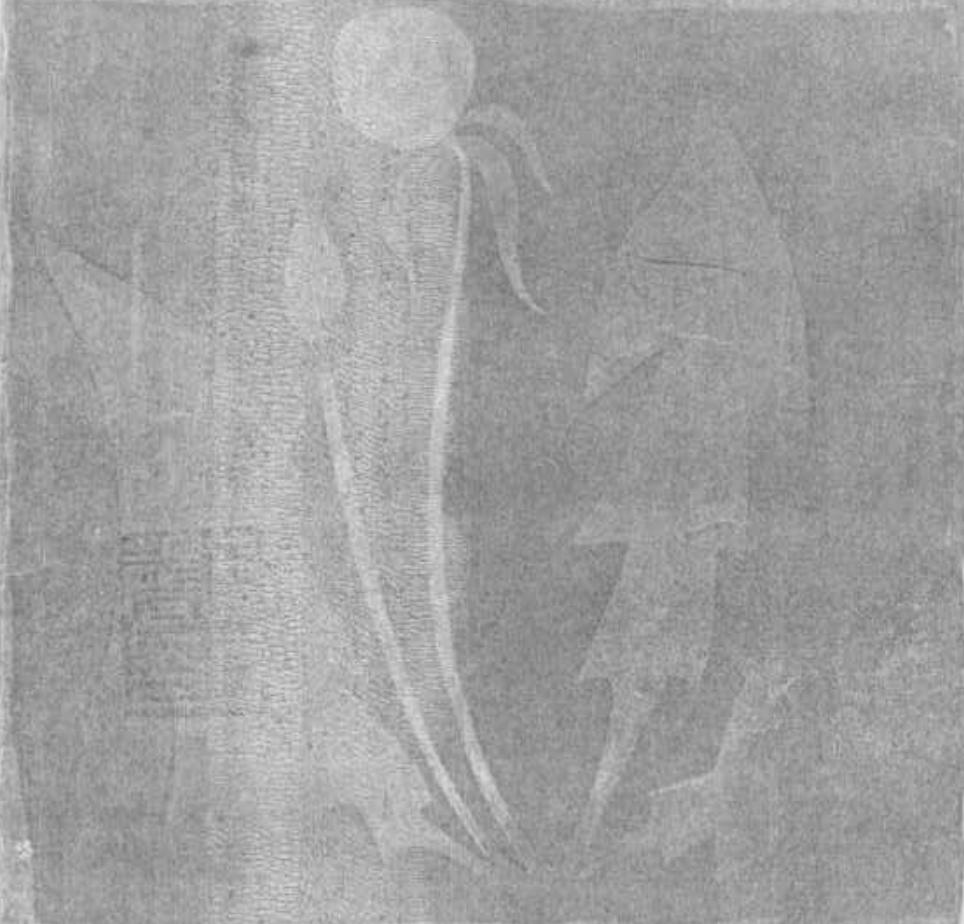


落英集

楊絮著



開明圖書公司出版



集英落

著 蔡



開明圖書公司版



敬以贈流而曼先生

柯學

1999.10.24

我出生在東北的仙都，抄錄不這子都

印在我身上的字，是年有一個年輕的才到

人的年。但此又用散文在滿洲文壇上散家。

可是，我為何飄泊異鄉？在淪陷的日子

里，是那個旅人將我帶到南方？還是販

書老板將我賣到海上？或是大人邦以橫

引的年月，海上作家將我遺棄？不知

的讀者將我送出書房？

我結在福州路書店后林上，不知

多久。——感謝故鄉人來，將我從睡夢中

喚醒，向我河水打星。我趕緊說，大聲講，我

教的主人 你！我本在東北生長，把我帶走

吧！我個 你！

一點寂寞寄故人..... 六

我與歌..... 一〇

憶起昭陵..... 一四

彷彿是一場溫暖的夢..... 一七

生活手記..... 二一

一支悲哀的故事..... 二四

月夜吟..... 二八

記憶是個殘忍的毒蟲..... 三〇

怎樣作歌手..... 三三



目次

秋 鴻 九九

土 限 偶 記 一〇七

當我深信朋友的時候 一一〇

夢見了亡兒 一一三

雪 途 一一五

夢 一二七

春 潮 一二九

風 天 一三二

飄 零 的 心 一三四

離 一二六

盛夏的寂寞 一二九

寄 一三二

一切都是 一三二

目次

✓ 夜行者的低吟 七一

我與話劇 七九

秋天裡 八二

寄 與 覆 九〇

紅綠質演雜記 九〇

落花時節 六七

秋 風 五八

紀念雪華先生 五五

落地的情緣 五二

夜 上 歌 四八

| | |
|-------|----|
| 流浪者的心 | 三四 |
| 悼 | 四一 |
| 讀 歌 | 四四 |
| 深 夜 行 | 四六 |
| 願 望 | 四七 |
| 芳 戀 | 四八 |
| 念 舊 | 四九 |
| 情 緒 | 五〇 |
| 心的跳動 | 五一 |
| 落 英 集 | 五三 |
| 狂 想 曲 | 六七 |

惶惶的歸來

再沒有比失去憧憬更悲哀的了，那種滋味，此是有如喪心病狂。然而當憧憬又重新來到自己的身傍時，那又會有新生命一樣值得可賀可喜了。

我，是個曾經失去憧憬葬埋在愁苦漩渦里的人，在過去那些遙遠的日子里，我幾乎是像落葉飄泊在風雨，孤舟夜行於海洋了！只有天知道，那時候我確是個被幸福放棄了的人。

如今，我應該替自己慶賀，替自己祝福，因為在偶然的機會里，憧憬又悄悄的輕叩我的門環，他敲門聲不離開我，他也說我的生活太過於死水輪於山谷，現在應該再有幸福的思索了。啊！這是怎樣一個善人的消息啊！我立刻精神抖擻，彷彿光明就要到來，幸福也將走近的樣子。

凄風苦雨，花落水凋，這是我自己已經翻過去的歷史之一頁了！現在是於目前的只有燦爛的群芳爭妍，美麗的鳥語花香，這是春天，這是幸福的淵源，感謝你仁慈的運命之神，你又把我送回這天國一般的廣漠里。

獨的面孔上，是怎樣表現出他篤信基督所得的幸福呢！我永遠羨慕他那超然的態度的。

當我們談起許多人慚愧於「朋友」二字的時候，劇烈的感傷又使我跌入無可奈何的情緒里他勸導着我。他說：

「饒恕別人就是饒恕自己，否者不但自己招來痛苦，而且別人也一樣聯感到不安的，你仔細想想看是不是呢？」

我不知他這是甚麼哲學，我根本不願將許多慚愧於「朋友」二字的人懷恨在記憶里，所以究竟也談不到饒恕的話，然而他誤會我對別人還有所謂報復，這真是值得我驕傲的。天曉得，我不是說這話嗎？我早已是失去愛與憎或仇與恨的了！這是麻木的象徵嗎，我懷疑着。

昨夜，在疏星冷月的馬路上，向一位故鄉的老友暢談了許多話。他那誠懇的微笑着的臉上似乎表示亦在異地又能晤着我，是一件值得快意的事，我明白他的期待與希望的。

他有許多話像一針針在刺痛着我的心，然而也有許多話像久旱中的甘雨。創那間我該感動得欲哭，但利那間又發狠的丟在耳外，我了解自己是斷有永遠給一位說教者做個誠實的信徒的幸福與權利。

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又想起他的話：

「你現在在患運中掙扎，總比在二三年後在患運中掙扎的多，你該相信，你現在仍有着年青人的魄力與希望的，爲甚麼你要嘆息呢？」

我已經很放心了，因爲當我發覺我的朋友，在失意中的態度與在得意中的態度並不兩樣的時候，我還有甚麼擔憂的呢！

還是走在正路上找尋成功罷，否者我不會相信墮落不拜訪一個氣餒的人的。……

他說了許多，然而我只能想起這些。
深冬了，在雪滿枯枝的季節中，我究竟能記起些甚麼呢？佛滅的感情，零亂的懷念，還有一些無從整理的愁絲……只這些就很多我殘喘的了，年青人不應當困在坎坷，我雖年青我也正行在坎坷；然而我不清楚自己該怎樣奮鬥，怎樣來處理自己。
期待的，只是斷有着落的明日。

一點純真寄故人

阿英：

別來半載了，記得分手的當兒，北國正是綠柳纏綿季節，然而如今——已經是河水結冰的初冬了，日子，誰能否認它是慢的呢。

常常的，我特別懷念着你，譬如一個人在寂寞的路上行走時，在隨着習習涼風飛去時，在床上升息冥想時……這都是很容易讓我記起你的時候。真的，記起你的時候，常是讓我聯想到你的友情，你的溫暖。

荷在茂盛的六月，爲了感情上受重大的暴風雨，不得已，我潛居在北京，每天過的是傷感的日子，那時我接你的信，看完後便抑止不了我的淚痕。朋友，你爲甚麼那樣使我感動呢，我依稀記得你信里有這樣幾句話：

「……不要太傷心吧，你不能自甘暴棄的。我永遠記得你是個勇敢的女人，你的罪惡也是光彩的……假使用你這樣偉大的精神，他不會死的，她絕不能死的那樣快的。」

你在信里常常提到死去的眉，是的，眉是你的戀人，她是爲了身世的可憐而罹病死去的。死去的第二日，你便攜着悲哀去日本旅行，但異國的旅行又怎能醫治你心靈上的創傷呢。你攜着悲哀去，結果仍攜着悲哀回，人生就是個悲劇，在這一點上，我是很同情你的。

你有太太，有兒子，然而你以爲太太使你不同意，兒子也使你不同意，於是在種種自然寫合下，你認識女人，戀女人，……於是又戀出悲哀來，她，死了。是的，幾年來相愛的人死了，這在你灰色的記憶上，又怎能不添得你的忿憤呢，上天待人未免太苛了。

其後，我由許多朋友處聽說你遺囑的謄本，同時青年人不該有的一些把戲與誤會你也決行很熟悉，朋友們都替你擔心，但又勸解不來你的倔強，他們都很傷心。我想了很久且只能在收稿的邊去替你哀嘆，朋友，你果真是這樣就折嗎？

仲秋節，我回來了故鄉，散盡的泪痕，在三年作客的我的頸帶里，是發癢了。我對生前的東臨，許定望，我彷彿是來在一個不相知的地方。我預備去找你去談話，但在路上碰着一個朋友，我朝他問起你時，他很敏拙的向我說：

「阿英嗎？你在一禮拜前去北京了，聽說是要追憶當年與死去的戀人共遊的事迹，歸期尚

不定呢！」他說完便揚長走了。我呆立在熱鬧的街心，精神上彷彿有人給按在黑暗里，我說不出我的敗時的心情。

人生真是一隻謎，一隻淒涼的故事。

我們都很不幸，在陽春似的日子中遭到暴風雨的襲擊，我們動不住這襲擊對我們的摧殘，我們也只有忍受，只有忍受得將淚流在心里，流在記憶的深處。

對於人，對於社會，對於自己的遭遇，我向來是一笑置之的，背面有說不盡的曲折，所謂曲折，也就是浩蕩時的悲哀的場面。我敢不相信，難道我們生下來就其惡莫惡而中的丑角嗎，我常常是懷疑及解。

三年來，打碎了學生時代的夢想，三年來打碎了最高的期待。我知道我不會作人，也不慣於走人的路，那麼，年青人的罪惡，也只有應該用刺激來折磨折磨，這種折磨，也正是教訓。所以我告訴你，我正在折磨里受教訓，預備明日之作人。其實說「作人」，不如說「變人」來得恰當。

不要太天真了吧，天真給予我們的只有浪費，這是我的見地，你也許以為我認識不清變但

我還要告訴你，不要太熱情，熱情給予我們的也只有浪費，朋友，總該明白我說的話的。

近日心情屢甚，寫不出甚麼安慰你的話，像我這種對一切都失去信靠的懷疑者，在精神上也許永遠不會供獻給你甚麼了。然而我還要向你說一句：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飄渺了。

你的朋友

我與歌唱

說起歌唱，若是在二年前，我也許會興奮的寫出許多，然而在現在，彷彿歌唱離我很遠了。一來固然是職業更換的關係，二來也實在難有多大興趣去歌唱了！不過在滿洲這塊土上，有許多值得我感謝的人們，因為他們說我會唱一點，爲了不必辜負這些人們與編者對我的厚望，這里讓我簡單的報告一些。

開始喜歡歌唱那還是七八年前初中時代，然而當我正式了解了歌唱，却是高中畢業的那年。記得彼時校中有西洋人擔當音樂課目，她給了我許多關於歌唱的智識與訓練。

我並原有歌唱的天才，然而自信我對歌唱始終是抱着虔誠的信仰的。我的喉嚨並不美，但我學得了怎樣運用它。於是在許多時間的練習結果，我只能獲得了現在的成績。

說也怪，在學校時代就偏喜歡上音樂那堂。每逢聽到先生用手指彈起鋼琴的聲音，我的心立刻像湖水那樣平靜下去，情緒也立刻和祥起來，慢慢的隨着先生的琴聲唱起悠揚的歌兒來，啊！那種愉快我覺得是高尚的。

學校有合唱團，有西樂部，有種々關於歌唱學練的施設，當時我也曾做過團長與師長的夢，在這些團里活躍一時。

三年前從學校出來，爲了職業問題，我走進這輝煌的國都來。那時我供職在銀行，由於某一種機會，一個同鄉把我介紹到新京音樂院去，後來便開始放送。在學校時代本來只是唱此正統的歌曲，並聯學過甚麼流行歌，然而我的每次放送却多半是流行歌，於是我漸漸對於流行歌發生了興趣，直到現在，我仍然是走着流行歌這條路子。有許多人反對流行歌，其實唱好了的話，流行歌也別有一種醇厚的。我覺得流行歌最抒情，流行歌也最愉快，流行歌是大众的寵兒，是大众的安慰者。

在多次的放送里，使我對於歌唱更有一番心得，我知道怎樣能唱得動聽，唱得自如，更怎樣把那歌里的情緒表現給聽衆。

我的伴奏最好的指導者一是陳其芬先生，二是白春聲先生。

有一個時期全滿的放送歌曲時間，都被我一個人佔有着，我想那時也該算是我放送歌唱的豪華時代了。

唐德七年，滿署聘我去作歌手，那時也正好厭倦了銀行生活，於是鼓着勇氣入了滿署會社，這次却是純職業的歌手了。

純職業的歌手生活是要許多麻煩的，灌片子，登台，旅行出演，應酬……，活在這種職場，一個人若不意志堅定，也許會被養尊處優及榮譽給葬送了的。……，所以在我契約未滿二年便托辭離開了滿署。這樣我便結束了我的歌手生活，讓我的歌唱暫時休息一番。

客歲我轉入了雜誌社從事編輯職業，我想這回該是我與歌唱絕緣的機會了！然而事實並不那樣，三天兩頭上仍得登台歌唱，仍得放送，甚至一月前我從南滿旅行公演歸來，於是我不能拋棄着自己的愚蠢了！但又有甚麼辦法呢，許多人對於我的愛戴我是不能辭卸的，一方面我自己仍是喜歡着歌唱，喜歡着唱得更好啊。

音樂是能陶冶人的性情的，尤其是歌唱，會把每個人的心態與情緒立刻能轉移的。當你高興時，你可以唱出很興奮的歌，憂愁時也可以唱出許多抒情的歌，反正歌唱是隨着你的心情而有所代價的。

聽了一曲名歌，也許會使我們神往久之。愉快的歌能使我們情緒爽然，憂鬱的歌也使我們

們聽後落淚。一個人最感到孤獨寂寞的時候，歌唱是他最好的伴侶，只要他真能了解歌唱。

歌唱在每個人生活里是必不可少的，不待證明我們就可以承認歌唱是生活里的調劑。一個不了解的歌唱人，不知在他生活里是怎樣的淒涼寂寞呵！

憶起昭陵

離開故鄉的懷想，算起來已是快將四個年了。四個年裏固然那愁常來侵害我的安靜，但爲了生活的外衣，我也只得這樣含混的活在外邊。天知道，誰又不纏戀故鄉，纏戀家園呢？我的故鄉是在古色古香的奉天，那裏雖然雖有衆人值得提起的青山綠水，然而也許爲了自己降生時便生活在那裏的緣故所以它特別熟悉也特別懷念。尤其是那位在故鄉郊野的唱戲，常常會使我想起它而心曠神怡。是的，那裏是我童年後旅行的足跡，有對我友人留下的笑語，更有我的許多記憶。

昭陵是怎樣陶醉人的所在呢，那裏有藍天的蒼松翠柏，有古老的建築房宮，有山，有水，有古代的皇帝的牧草。

每逢新春時，來在故鄉時，昭陵便像一位有着大眼睛有着青春的話語少女一樣。那時滿山開滿了萬紫千紅，綠茵滿地，群鳥齊鳴，尤其那一湖青青的流水，靜靜的流着，像是流去了每個人的記憶與懷想。

昭陵雖然年代久遠了，然而當年所建的建築却仍然安靜的立在那裏。歲月與風雨的摧殘，它不會改變了多少變遷。那綠樹紅牆，那五光十色的琉璃宮瓦，那石級，那路，每一個角落都會使人有一種「昔人已乘黃鶴去」的感覺。

學生時代每年都要到昭陵去旅行一次的，同學們那喜歡的花草，所以每逢旅行歸來每個人的領上兜裏都插滿了野花，回想起來真是讓人纏綿不已。

離開故鄉後，四年來曾多次去過一次昭陵。那時陵內已不許隨便出入，我與友人只能在郊野散步，遙望陵內殿上的鐘與這天大樹。同時記憶也彷彿提不回來，往頭上望望神花的輿輿也漸漸消滅了……現在我感覺更深，覺得我老了許多。

現在又是秋天了，秋天的昭陵，想早已紅遍山了！

紅葉是怎樣一個動人的名詞呢；它紅紅的顏色，會使人神往久之的。

昭陵的紅葉是我所喜愛的，每每秋天我常到昭陵採許多紅葉寄給異地的友人們，相傳紅葉也是寄相思的最適當東西，然而做我這樣三個丟掉了幸福的人，用紅葉來寄相思，恐怕也只有明請來世了。

不過近幾年來戀着啾啾的紅葉，彷彿像覆了相思一樣，我常期冀着故鄉友人給我寄來一枚啾啾紅葉，然而至今我也不曾得到，在太惆悵的情緒里，讓我怎能不想起當年我給許多友人寄紅葉的時候呢。

彷彿是一場溫暖的夢

結婚了！一結了婚再想起從前那些戀愛的日子，就彷彿是一場溫暖的夢，然而這一場溫暖的夢，無論甚麼時候都會給我帶來無限甜蜜的回忆的。許多人都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其實何嘗如是呢，我可以忠實的表现我自己，我覺得唯有結婚，是戀愛的歸宿，纔是戀愛的終極，否者那火一般的戀愛將何所適從呢？

我是一個二十二歲的女人，算計起來，同我的愛人結婚還不到十個月，這十個月當中我睡夢了丈夫給與我的溫柔，給與我的體貼，但是，這種溫柔與體貼，其滋味決對與戀愛時代兩種。戀愛時代我就彷彿是一位尊貴的女神，我的丈夫是女神的崇拜者，如今女神居然與他的崇拜者打成一片，與其說女神失掉了尊嚴，勿寧說崇拜者壯了胆氣；因為崇拜者是知道女神的毛病的，他大膽明白女神也是人，人的位置總是不多的。

當我每逢夢醒間眺，看見那些高空中的白雲東西浮游時，於是那些戀愛時代粉紅色的記憶便浮上心頭。我常常溫習着這些記憶，常常把自己融化在這些如夢的記憶中。

三年前，我認識了他，我的丈夫，說起我們的認識，又不禁使我浮上了許多餘音嫻々的感

情：
一個荷花滿池的盛夏正午，我同玲到學校附近的河畔去散步，太陽雖然燙辣的掛在高空，但因河畔的綠蔭甚濃，所以太陽無論怎樣示威着它的熱力，我們仍是嘴裡哼々着小曲，慢步當車的鑑賞着伴景河裡的魚，天空裡的鳥，還有路旁的花香，多麼醉人呵！這詩意的盛夏，突然，一個洋服革履的少年向玲打着招呼：

「玲，妳也來了，這位小姐是誰？」

「噢，真巧得很，讓我來介紹介紹，這位是我的朋友王小姐，這位是滿洲名作家雪薇先生。」玲很機警的給我們介紹完畢，我們彼此點了點頭，他那微笑中含有深濃情緒的面孔，在我印象裡開始了活動。尤其是他那雙瞳，緊緊的掠奪着我的心，我發覺我自己面孔微熱，我半低下頭去！

本來我是喜歡文學的，尤其是雪薇的作品在學生時代已經讀得爛熟，崇拜青年作家，是每一位女人的普通心理，我又何能例外。

當時我們三個人——玲，雪薇，我——齊走了許多路，也談了許多話，談話多半是交換着彼此文學上的信仰與見地。我們彷彿已經是同志，是老朋友，我真感激此次突如的相逢。

自從第一次相逢後，我們便通信來，有許多次我們散步在花前月下，也有許多次我們出入在綠酒紅燈的場所。我們走遍了娛樂消閒的地方，這雖然是一般青年人戀愛的初步，但我們總不會像一般人那樣無聊。因為我們常々是爲了採取文學資料，爲了討論各種問題的緣故的。

後來我在高中卒業，季節已是深冬，家裏方面預備要把我嫁到黃家去，黃家的兒子在三年前與我訂了婚，然而那是父母之命自從認識了雪薇，不知甚麼力量騷擾着我，使我要反抗父母，反抗黃家，我大胆的在一個深夜裡從家裡逃出來，隻身踏上征途，到萬人傾慕的國都新京——這時候我的愛人雪薇也在新京作事。

與愛人重逢，朝夕相見，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不知怎的，我們若有一日不見，我們彷彿都有一種巨大的事情似辦似的，尤其是我每當開來無事，或是走在路上，雪薇的影子常在我的腦海裡起伏，甚至於睡覺前以及起床後，他的影子總是在腦海裡飄來飄去的。他就

好像是我的上帝，我的信仰，我的靈魂，我的整個的生命，我不能離開他，我一刻也離不開他，我寧願縮短了我的壽命，來換取這寶貴的爱情，世間最偉大莫過於愛，不會涉足在愛的漩渦裡的人是不幸福的。是不知道人生的意義的，愛是難有條件辦有標準的，只要彼此愛上的話，黑暗也是光明，地獄也是天堂。呵！多麼偉大多麼醉人的戀愛呵！

因為常與雪薇在一起，有時不免口角，但是口角後仍會和好，我們的愛反倒更一層的加蜜，更一層的香甜。記得有一次爲了爭論一件事非，我負氣離開他，三天不會找他，後來終于他去找我陪罪，他把我哄得笑了，兩個人又熱烈的親蜜了一番，我們常把這種情形叫作「爱情的散步」反正散步還得回家的。

戀愛不結婚是痛苦的，因此我們費盡了心機，周轉了若干次，終于在相當情形下結婚了。結婚後，我們每逢談起戀愛時代的把戲就不禁啼然。然而過去的事總是甜蜜，總是值得回憶的，何況那珍貴的戀愛呵！

生活手記

天氣已三陰沈下來，果然不久便下起雨來，近幾天也太悶熱，據說農家盼雨盼得眼穿，和尚老道都焚香叩首的新雨來臨。「雨」總算有面子，它在這酷熱蒸人的日子，嘩嘩降下，就彷彿是陣中雨一點食糧，昏迷中一付清涼劑。

從弘雅處送完納水回來，歸途中正好遇雨，於是多日的抑鬱減釋了許多，昨天讓上司申斥的冤屈也消滅了！我仰首向天，我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離散生活真是容易的事呢，不遭受過暴風雨的摧殘，也決不會珍重着晴天。其實暴風雨對於自己也就是很好的教訓的，只看自己怎樣接受就是了！

我每時每刻想起自己過往的遭遇，常常愛問着現在，珍重着年華了，其實我何嘗不知道自己已經是黃昏中的夕陽了呵！

過去是給過我很好的教訓的，如今彷彿看破了許多，覺得世事真像煙雲，在可能範圍內，我是極力不使自已捲進痛苦的漩渦的。

副刊上寫了一些零碎稿件，總想把週刊刊物早日付梓。我很規矩的作出勤謹的姿態與表情，並不是向日系上司討好，而是覺得太平總是太平的好！想起朝一個朋友寫信時我說過這麼一句話：「一個人儘只是剩下爲了吃飯才活下去的時候，也就很可憐了。」然而我此外還能爲甚麼活下去呢！生活像古井，也像一池死水，我直是不再願意形容自己了。

晚間阿禹來訪，我陪他到街上吃了一頓飯，他從遙々的佳木斯來到新京看我，然而我却再抓不回半點舊日的感情來。想起二年前的相戀直像是一場消逝的夢，我把這嚴霜的淚流在心的深處。

有時我想製作一點愛情來充實自己，但事實不可能，愛情若能製作的話，我也不會如此悲衰了！

阿禹問我近來生活與心緒如何！這真讓我一時難以回答，生活的本身根本是個悲劇，心緒也是個永遠不寧的東西，當時我沈默了許久才回答說：「也無所謂，穿衣吃飯而已。」阿禹聽了很同情似的點了點頭，後來也聽說甚麼，我們便默默的分開了。

午夜躺在床，思潮湧上心際，想起故鄉，故鄉里的人與物，我不禁黯然了。前日由故鄉歸

來，彷彿故鄉也不像往昔了！一切都變得滑稽荒唐，變得讓人目瞪口呆，那顆想在故鄉找回點溫暖的心，越發冰冷起來，我開始覺得不該有希望，也不該有期待。

記得古詩里有過這樣兩句話：「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真是說得苦痛悲哀，令人皆有同感！

我想我也許已經麻木，那「哀莫大于心死」的感情總比心活時好受得多！我是這種感覺若！

一支悲哀的故事

又是一個年了，假設我真的把本年度自己這本賬清算一下，這只能讓我長冬的嘆口氣，不長冬的冷笑一番。是的，這是怎樣一支悲哀的故事，一支悽涼的歌曲呵！

我，彷彿是個被幸福國度驅除的人，爲了活，又不得不勉強的發生下來。日子一天天的從我的手中溜去，既無聲音，又無信息，像一枚針投在大海，一滴瀝浸於衣襟，灼灼的，悄然的消逝了！

一年々の活着，不，我該說是活着，漸漸的從孩子走到成人的階段，面孔與情緒都變了，告訴我：

「你已經不是童年了，就是青春你也無有多久，記者，半々の記者，女人的歲月是段可惜的記憶呵……」

我點點頭，我自己說不出甚麼，我明知歲月對於我更是個可惜的記憶呵。

其實，自己本來很老大了，無論如何對於宇宙間的事物觀察，該俱有微薄的經驗的，然而

事實反然，年齡愈大，對於事物的觀察却反到不清楚起來。我想總是我所謂愈活愈回來了，我感嘆我自己的無能，感嘆自己悲哀的荒唐。

這里，暫且讓我沉思半晌，究竟我這一年來都作此個甚麼……。

春天的氣象剛來到，因爲這北國尙蒙受寒冷的捕威，我耐不得獨身在物質配給下住民房的困苦，不得已搬到旅館去，旅館既省事又便利，在那里我活了兩個月。

彼時我供職一所蓄音會社，職務是歌手那時候正是同着一位比我大十歲的男人戀着，我知道戀愛給我的只是浪費，然而那又有甚麼法子呢，我就彷彿着熱病一樣。許多相知的朋友們忠告我了，說我的戀人是靠不住的，我不聽，結果怎樣呢，三年的友情在一剎那間便雲消霧散，留在記憶里的，却完全是些個夢里的風花雪月。

說我旅行也好，說我失意也好，反正我實在受不了感情的虐待我開始了流浪生涯。

一個單身女人要旅行到各處去醫治她的創傷，天哪，這是怎樣一件值得人可憐而又同情的事呢，其實，我雖是女人，個々又最怕人可憐，最怕人施與不得已的同情。然而怎樣來安慰自己，怎樣再向自己解嘲呢——呵：想起來了，這是命運，我不是很相信命運嗎？

一個人伴著隻影，在他鄉的月下懷念起許多人與事來。我記得被孤苦鞭撻着流過多次的淚。怨誰呢，讓我自己說。

丟掉職業，離開友人，離棄父母與故土，在流浪的路上我殘喘了半個年。

「忘倦了吧！宇宙間甚麼又是我的！」我這樣想了。

也許我終久是個女人，漸漸的我感到那愁太甚，對於朋友的懷念也深，我忍受不了風塵。我情情的勸自己：「回去吧！」於是我又揀着行囊歸來，回到這也傷心也快樂的地方——我的第二故鄉。

新秋來了，在所謂秋高馬肥的季節里又遇到一般朋友，他們都很高興的慶祝我的歸來，然而在我自己却覺得人事已非的悲哀。我把狂流的淚水，偷偷滴在寂靜的地方。

爲了要重新作人。重新更換一顆心，在歸來不久，我終日潛於斗室，謝絕友朋們善意的拜訪……其實，我是更仔細想自己，想出路，想未來的途程。或者我這樣突如的閉門操悔，太惹起朋友們的懷疑，他們便無中生有的造起謠來。我的上帝，要我分辦些甚麼好呢？我只有舉動自己：「算了吧！權當自己是個傻子是個啞吧，何必硬求一草無知的藥物來

了解呢！……我明白的知道，我的作人的態度不對，於是我不得不從朋友處遭來痛苦了。

新的職業找到了，這第二故鄉已披上初冬的新裝。我準備將信仰放在我的工作上，我也期待再從朋友處重新獲得友情，雖然我明白這都是很不容易的事。

一年來的荒唐，使我深切的感到女人之行路難。在我們這樣半封建的傳統社會里，一個女人要大胆的挺起胸來掙扎，這無論如何是要碰硬的。這硬的硬度究竟如何。

其實，這顆心也够脆弱了的，近來常常爲了些許的刺激而惹起大反應，彷彿我是株堤邊的小草，風雨來時，我是缺乏抗力的。一年來精神上所蒙受的，如果自己不作退一步想，我也許早已傷心癡狂，流爲瘋癲。我時常朝神明表示我的態度，我並不悔恨過去，只要給我一個更生的機會。

何必太注意自己的行程呢，人生正同流水載着落葉，明日之行程且不要問它。

春夏秋冬這樣新陳代謝着日子已把我一生的青春掠奪了，一年來的結算只是個零，我知道

我很對不起自己，但是我却用陶潛的話來安慰自己，鼓勵自己。陶潛說：

「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是的，未來的正是很可期待呵！

一九四二年末

月 夜 吟

在清冷的秋夜月色下，我獨自踏上了寂無人行的馬路上。譁低語的夜風親切的在身旁訪問我，懷著無所思維，也無所反應的心情，安靜的默聽自己的步伐踏在夜路上的聲音。多麼哀感呢，我過分的有些悲然了。

下弦月淡酒似的飄在無際高空，它不覺得寂寞嗎！邊走着我邊憶起關於月亮的一些故事，口內低吟着小曲，和那間記憶使我反到童年期間，我幾乎疑惑年光是真的倒流了。

被記憶的毒蛇已將咬傷過多次了，然而誰知道這秘密呢，多次流血的傷後我又忘却毒蛇的可怕，爲甚麼我常常覺得毒蛇的美麗啊！你看，牠該多麼忠實於你的感官呢。

已長大成人的現在，何必硬將自己迷醉於過往的記憶呢，還是精神衰弱者的無聊勾當，我何嘗不明白，何嘗不明白呢！

十年前，我也有一張白紙的決心，連年青的戀愛都是潔白的——然而不小心讓潔白紙上有丁文字，於是我開始失去我的潔白的夢，這期間一群可愛的孩子們都走死逃亡了，連那年青

戀人也不知去向。

「還是不要想罷，這於你有甚麼益處呢，橫在目前應幹的本份是這樣多啊！」我自解似的勸導自己了，我不禁笑了笑。

月色更深一層的沉靜了，像一位絕美的天仙死在山谷。

路旁的燈光太昏暗了，有如賊犯似的畏縮形態，無力的閃着它僅有的光芒。

一切都入睡了，人家窗櫺間的灯光是那樣溫暖啊！你飄零者的靈魂何處去了。

繼續着自己慢步走着，任夜之清風侵襲。跋涉着，像跋涉着自己的遙遠旅途。

記憶是個殘忍的毒虫

當丈夫別具新款的時候，我是如此的悲哀着了，真的，作夢也不會想到，丈夫會瞞着我而背地又戀了新的女人，同時我聽說這女人還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交際花！

每當夜闌人靜，倚窗眺望的時候，我從光禿的玻璃鏡子看到藍天里的星星月亮，這時候我就彷彿是一個無歸的老人，彳亍在漫無荒草之中。記憶是個殘忍的毒虫，它又偷偷的爬上了我的心扉。

想起離結婚前與丈夫狂戀的時光，恍如一場美夢，到如今只剩下一些殘餘的芬芳，畧資感事而已！

戀愛不是超乎一切的吗？戀愛不也是別棄偉大而專一的嗎？然而爲什麼我的丈夫却把我們的戀愛漠視，又隨便的戀了第二個女人呢？這又怎能不讓我相信「結婚是戀愛的坟墓」，「戀愛只是時間問題」的話呢？

其實，我真的錯，我不該太把戀愛的價值估得太高，太把丈夫的愛情相信過甚。戀愛對男

人只是事業的一部份，興趣的一部份，男人在社會上戀愛的場合很多，他們很容易會獲得了愛情，那麼他們當然不會很珍視愛情的。然而我們女人的全生命全靈魂；我們一旦要失了它，讓我們怎樣再來活下去呢？失去了丈夫的愛戀，像停止了呼吸的氣息一樣，我真不敢再往下想去了。

都說男人是無常性的。男人對於女人的伎倆實在是使人莫測。未結婚前他們盡量讓對方心滿意足，找不出半點破綻，但一等結婚後，女人是他嘴里的鳥，他可以任意擺弄鳥兒，鳥兒却只能空懷望那高空萬里的白雲。

說甚麼都是廢話，丈夫如今是真的戀了新的女人，我如今又是真的跌在苦海。在極度愁苦的日子里，我究竟該怎樣驅付這近逼懸谷的環擾，應付這未卜先知的將來呢？

說丈夫已經完全不愛我，這我絕對不認因爲每當他晚歸後，他總是百般的愛撫我，彷彿是對我陪罪一樣。我知道他是被第二個女人的新的刺激迷惑着。他愈脫身不得，愈是感到對我不起。我現在唯一的辦法，只有拯救他，把他從交際花的手裏奪回來，奪回了倫倫溜走了愛情，讓我們重新再沐浴在婚前的溫柔池里。

我預備假裝同別的男人戀愛，每天早出晚歸，不問家事，也不同我的丈夫說話。他如干涉我，我便反問他。這種冒險的苦肉計，成功便是幸運，否則其悲哀更不可設想。然而事到如今，我只能這樣作了，我是始終如一的愛着我的丈夫，爲了愛他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天呵，請你援助我。

怎樣做歌 手

怎樣做歌手，這是一個值得研究而又豐富興味的問題，筆者學疏才淺，蒙編者不棄，藉恐之餘，僅是奉自己一點過去做歌手的經驗，來向千萬讀者做個探討就是了。

「歌手」這兩個字，是多麼藝術而又多麼帶有浪漫的意味呵！正因其如此，所以一提到歌手這字樣，就有許多人很注意的聽個頭尾，彷彿「歌手」真會給他們帶來了歌一般動聽的故事似的。

我們知道，在近代的青年男女隊里，談話「歌手」而開始這種職業的人很多。固然爲了天才喉嚨的關係而聲名遠播者也頗不乏人，但是爲「歌手」這種職業所誘而終日顛倒者仍是日甚一日，要我們不能不爲「歌手」而憂了。

在滿洲，不但歌手這種職業少得不多見，就是「歌手」這字樣也還是近三兩年來纔見到的。然而話談「歌手」二字運氣不錯，滿洲的青年男女也認爲了它而開始從事這種職業的談話者，也做兩夜春筍似的繁榮起來，滿洲的聲樂界將從此大發光明了。

「歌手」是屬於純藝術一類的職業，從事這種職業的也可以說是藝術家。想做一個完全的歌手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最低限度要在音樂上用過五年以上的工夫。「歌手」並不是人人能做的。像近年來的歐洲歌手聲日見增多，然而仔細翻一翻他們的歷史頁，有幾個是真的明白聲樂的呢？他們只是會哼々幾句流行歌，有時甚至哼々得不成腔調。但他們仍舊自鳴得意，的到處以歌手自居。於是我們這輩耳音不正的歐洲聽眾也真的承認他們是「歌手」了。其實一個完全的「歌手」決不是那樣簡單的。

當一個「歌手」，要想對得起那「歌手」兩個字樣，起碼要有下列的幾個條件：

天賦的歌喉：一個歌手最有力的條件是歌喉，所謂歌喉，當然也就是會唱歌的嗓子了。然而我這里所說的是天賦的歌喉。一個固然可以在後天練習得很好，但無論如何總不及先天的為功。有着先天的歌喉，如再加以後天的訓練與努力，成功之路是很容易的擺在前面的。所以我說歌喉是最重要的條件，就像房子里的大樑似的。那有清脆婉轉的歌喉，而妄想當「歌手」的人們，終久是個妄想罷了。

聲樂學的理解，只有歌喉而不加以訓練也是枉然的，然而該怎樣去訓練歌喉呢，這就是對於聲樂學的理解了。關於聲樂學的理解，除就師學習外，自己要多看些聲樂學的書籍。這樣不但能知道自己怎樣來訓練歌喉，並且也懂得了怎樣欣賞音樂，怎樣作一個聲樂上的忠實信徒。一個使有歌喉而不懂得怎樣來訓練自己，怎樣去欣賞音樂，那真像一顆明珠埋於泥土，永遠不會被人發掘，也永遠不會見到天日了。所以關於聲樂學的理解是必要的。

健美的體格：有了歌喉，又理解了聲樂學，那麼體格要談到體格了。無論做甚麼事情，都有強壯的體格是不會成功的。「歌手」亦然。一個「歌手」歌唱時是需要力氣的，然而誰都知道力氣是屬於健康人的。一個弱不禁風的人，甚至於說話都費勁，又何談歌唱呢？我這里所說的健美，是關於兩方面的。方之談的是屬於「健」的，現在要談則是屬於「美」的。歌手的體格不但要健而且更要美，尤其是面孔，更得美這些才好。因為「歌手」是常常登臺演唱的，每一登台，有成千累萬的聽眾之注視，一個面孔美麗體格健壯的「歌手」，她是很容易獲得聽眾的好感的。

文學上的修養：一個歌手如能對文學也有修養的話，那是再好也有的了。明白文學的歌手，對於歌唱是更有深一層的造詣的。我們知道，凡事物都離不開文學，尤其是聲樂。聲

如歌詞是屬於文學的，如不了解歌詞，又怎能表現了「歌」的意義呢？有時歌唱時的表情是由於歌詞的關係，一個歌手不解文學，她所唱的歌也只能說是死歌了，是缺乏活氣與有生力的。了解了文學，不但能幫助歌詞，有時自己願意自作自唱，那種高興是別人領悟不到的。

廣潤的交際：交際是在親時代下流行的風氣，尤其是一個「歌手」該有廣潤的交際的。我們知道崇拜「歌手」的人很多。為了酬付這些崇拜者的美意，在交際方面是必需要下功夫的。一個不會交際而有聲望雖有「人氣」的歌手，她他們的成功是不是要受相當阻礙呢？此外再談一些，譬如歌手的唱聲如果這個唱聲的主唱者「人氣」很佳，那麼唱聲是不愁暢銷的，歌手的名利也双收了，所以我說交際也是必要的。

以上的幾個條件，是以筆者的意見及過去的經驗，認為是歌手每人必備的條件，如缺其一，總不能成個完全的歌手吧！

親愛的青年男女們，你們當真的憧憬着歌手的美夢嗎？如果真的話，那麼就請你們趕緊充實自己，一步一步往前走，這不但成功了你們自己，也成功了滿洲的歌壇。

我 與 放 送

我，起始在麥克風前放送，還是三個月前學生時代。記得第一次的放送便是歌曲，那時也不懂歌唱的方法與訓練，只知道被人介紹去放送是件難能可貴而值得自己高興的事情。當時伴奏的只是一位同學，我們跋首相助的放送完了，出乎意外的竟都批評不壞。事後人家問起我放送時害怕不，我說一點不覺怎的。真的，也許我這個孩子生來是不甚大在乎甚麼的，其實那是錯了。

一個月以後又同幾位朋友組織起奉天話劇團於過幾十幾次，自己開始對放送感到趣味與欣快。不久以放送高中畢業，為了生活使我飄流到都門，不知怎的。機會又讓我在北平的麥克風前重新放送，於是我對於歌曲與話劇又有了新的進展的啓示，同時我現在的職業也是靠着放送的力量促成的。

有時候，人家常問起我放送是不是件難事，我回答是件難事，他們却都不大相信。以為都是照本發，又有甚麼大不了的。然而誰會體諒放送者放送時的態度呢？說呢？是的，有

多少聽戶多少相知的人在傾耳靜聽，稍一不佳則評語如風箭射出，使放送者不只感到慚愧而已矣。在我的觀點說來，我以為放送中最難者莫過於話劇，那音響，那言語的發情，那發聲的高低，那角色的擔當，那……短々的一個話劇至少是需要相當五次以上的練習的，新京的文藝話劇團，每次放送都練習十次以上。這不是說一次兩次練習不成功，實在是想演盡美的文藝，使每個演員有他的自信而後可。寫到這兒我感到文藝話劇團諸位同人的努力，如吳耶、鄧固和捷子，三丁諸位先生都是有著相當的話劇熱的。

斗室裏的聲音

默々的低下我的頭，像一個感傷的老人，惋惜着他逝去的日子。我把自己關在一間黑呀呀的——不，見不到一絲陽光的斗室里。

記憶痛苦着我的心，像一條々沾冷水的鞭子，鞭打着一個多年的囚犯，而個々這囚犯又是個啞吧。這是怎樣一幅殘酷的畫面呵！索性把一切託咐給萬能也萬惡的上帝吧！生命木是一瞬的。

誰說歲月是無情的呢？與其說歲月無情，勿寧說自己太辜負了歲月吧！是的，假如我細想從頭，我又怎能不扯長了我的嘆息呢！我的成績分明是一張白紙。

「這斗室外的宇宙，恐怕正是明媚的春光呵！」我自己又忽然這樣地想了！我把低下的頭抬起，從玻璃窗內望到那幽藍的天空，那天際里的翻翻着的鴉子。我插々頭，我重新又獨自已跌在無可奈何的憂傷裡。

春來了！春來了！又與我有甚麼關係呢？春光儘管明媚，桃李又儘管爭妍，這些是我身外的

東西，我想我不必再爲它們鼓舞，也無須再爲它們欣喜了。我是個失去春天的人，也是個失去變日的人，我有的只是深秋，我在那萬象蕭條的日子里，我摸索着我不住的行程。

有時，我寂寞得發狂。也有時，我孤獨得發狂，甚麼是我這殘廢人的慰問呵！我咒詛着天，咒詛着運命，也咒詛着幸福國度裡的人們。

還有甚麼期待的呢，我活在飄萍似的歲月裡，我的記憶早離不定的行程弄得憔悴，我的情緒也早被零亂的韻節弄得衰老了！我懷念那些太美麗的蝶雲般的舊往，更懷念那些舊往裡的沙沙的音聲，——但如今是陳述了。在多次的撫今追昔的時光裡，我常常覺得自己是個徒有氣息的生活人，想起恩格涅夫的話：

「一切都是煙」是的，一切都是煙呵！

「埋葬了吧！不要再擺架似的翻檢那已安然休息了的屍身呵！」有時我自己也這樣的勸解着自己。

再歸有更多的喜悅，再歸有更多的幸福了，人生只是不斷的接受着痛苦的日子里，而仍微笑無恙的跋履着危巖似的人生旅程，這極也許真正是了解着人生的，我願意訓練自己怎樣接受痛苦，更怎樣去作個了解着人生的人。

我所知道的滿映演員

這不是向讀者示威，真的，滿映的演員我大部都知道，而且都很熟識，原因是爲了某種機遇，客歲之夏我幾乎每天都到寬城子的緣故。話雖是如此說，然而在這許多演員中我却深深的知到一位女演員，所謂深知當然含有交情的意思。可是我要事先聲明，她却不曾曉得有我這麼一個影迷在崇拜她。只好將這片虔誠的愛慕暴露在這上，神明有知，或不有以負我。以上算作引子。

我所知道的一位演員，現在我向讀者請公佈她的名字，請你們安靜的聽着，她是鄭曉君。以下我要說出我對鄭曉君的印象與期待。

鄭曉君——這個嫺靜的女郎，諸位讀者不必用我提起也許就會立刻腦海里浮出她的美麗的面孔與安祥的態度。是的，她生來具有一副漂亮動人的臉形，兩隻水晶似的眼睛嵌在上面愈發顯得清麗秀美。她更有較高的身軀，肥瘦得體臨不出半點缺欠。她每逢見人總是笑容滿面高亢的鼻，勻整的嘴唇，愈發顯着高低合度。她從不大聲講話，然而却使人覺得溫暖。她從

不高歡忘形，然而又卻使人感到鄙視。她也有天真，她更有孩子氣，然而那都不是勉強的，是發於內心與情感的。我常對旁人稱道她：「我認爲滿映的鄭曉君是找不出半點毛病的。她的美麗，她的安祥，不是都很惹人愛嗎？」所以在我自己好幾次私自加冕於她的頭上。我說她是位女神，是位臨凡的女神。

諸位或者知道鄭曉君是擅長武術的，不只她自己擅長，而且她家庭裏的姊姊妹皆擅長，顯然的這是環境使她於武術一途有深透的可能，我常替她高興着。

前幾天我到她家串門，她給我介紹了她的母親，她的長姊，她的小妹。呵，多麼和樂而美滿的家庭呢，曉君永遠是環繞在他們的空氣里。

鄭小姐入滿映已三三年了，記得她是滿映初期所招進的演員，入社不久，便被滿映當局視爲可造之材，於是便主演了「大陸長虹」與「真假姊妹」等片，名噪一時，鄭小姐便成萬人景仰的一顆亮晶晶的星。呵！我將永遠望着他所發出的光芒微笑。

鄭小姐近來似乎消沉起來。一個禮拜前的颶風天里，我懷着愉快跑到寬城子內觀光。我許久不曾來到這兒，到十二號巴士將我載到終點時，我高興的下了車，睜眼瞧，這兒風光瀟瀟

的寬城子的景色，的確是又鮮麗起來，因爲春天又到了人間。

到女宿舍里，李燕芬到春燕張敏于漪等將我包圍在夕夕夕上談話，好像多日不見的許多故友又重疊在一起話舊一樣。

我奇怪的沒碰着鄭曉君，於是環視四周，然而結果也沒碰着，不知怎的我就像望情人似的着急，這時候，她倆又進來了，她歡欣的和我打過招呼，微笑的溫存雖仍掛在她的臉上，可是面孔的顏色很蒼白，同時也顯出強爲歡笑的樣子，我便將問題悶在心里來回轉。「這是怎麼回事呢？」我真的犯尋思了。

過了半小時，我再也悶不住，便打着小心而關懷的口吻問她：「喂，鄭小姐，你爲甚麼這樣不精神呢！難道有些不舒服嗎？」「對啦，我是有點不舒服，同時這幾天里聽像有病纏身似的，今天反倒痛起肚子來」說完，接着便是一兩聲咳嗽，不過，她的確是有些小恙了。

翌日晨，我們在途上同等五號巴士，於是又談起話來。

「今天什麼時候（十時）到班上去嗎？」我問。

「不，今天是較晚了，平常我都是比這早的，不過有時候也不一定的」她回答我的話。

「你已經好了嗎？在家休息幾天還有甚麼困難！」

「噢，你，我已經好得多了。其實休息幾天也可以，不過我討厭在家庭是太寂寞的」她笑了。

「近來你，不太忙碌！」

「對了，那有甚麼工作。」

「關於自己的演技有甚麼不滿意嗎？」

「有的，所以現在我自己特別努力訓練，我知道我很幼稚的。再不努力，將會被許多觀眾失望了。」

「佩服，好，希望你努力。」

這樣結束了話題，我們乘上バス各自到會社去。

是的，我永遠承認鄭曉君是個不可多得的演員，如果講映肯深造人材的話，應繼續使她發展，決不能爲演技或其他，而中途忽視了她，這是我最後的一點誠見。

夜 之 歌

拖着懶散的步伐，在冷風的深宵回到宿舍去，精神過度的興奮，使我不能入睡，我知道，這是因爲方才在乾茶店里飲了濃的咖啡啊！

疲倦讓我無力的坐在椅上俯下頭，我感到屋子靜得太使人寂寞了！這寂寞就像一件黑色衣衫，在太長的歲月里，我把它穿在身上，穿得緊々の。

偶然，想起方才茶店的風光，年青人的話，就像是一首夜之歌。

下女在感傷的音樂節奏里輕妙的將咖啡拿到我們三個人面前，我們彼此用着談笑着她轉過身去，然後我們將每個人面前的咖啡各啜了一口，燃起香煙，又在烟氣迷漫中開始了零亂的談話：

「你近來怎樣？說，你的生活態度！」A君一邊吸着煙一邊問着B君，因爲我與A君有許多天沒有看見B君所以A君，這樣問着B君。

「馬★虎★，左右無非穿衣吃飯，也談不到甚麼態度……」B君不耐煩的答着，但是眉目

問已讓我們看出來無名的要緊了，所謂無名，是怕着我們不得知的說。

「何必太憂鬱呢！凡事進一步想，也就海闊天空了。」我說不出甚麼好的勸解話來，我只能這樣說出不負責任的風涼話，「我不是超人，所以我總不會進一步想，我真恨，因為甚麼我永遠被名利與靈靈這樣欺污着呢？有時，我想到死，但轉念鬼門關永久是開着的，每一個人還早都得進去，我何必着急呢！我不是正好藉着這剩餘的機會更進一步體驗這「人生」嗎？對啦：我一定要體驗體驗。一個人真能把人味都嘗到也很偉大的，你們說不是嗎？」

「不要太憂鬱！何必把一切看得太認真呢？活着就應該睜一支眼睛！閉一支眼睛，大清早就難免自己吃苦，我以為不要太重視別人也不要太重視自己，然後也許會能相安無事。」我也不知從那學來這這虛世哲學。

B君沉默了半晌，用他那太陰暗的眼睛，注視着自己噴出來的煙，彷彿從那煙的行徑里會顯他找到了甚麼似的。

「奇怪，爲甚麼我自己要飽受生之處待呢？你們都知道，我幾年來究竟是怎樣活下來的，且日來幾乎對生活都有理念，也沒有信仰，我常常想起一句話：「生活的本身就是罪惡」。

是的，我們無所多作些罪惡……」這個被希聲掠奪的B君，又怎能禁止他自己少說些無聊的話呢？在內心中，我是深★的同情着。

以後，我們又談些個無從整理的話，便從茶店走出來各自分手了。

B君，是一個在過去很能刻苦很能向上的青年，他那搖擺修着自己，使自已走上努力的途徑，然而上天而才，每★在他艱難得很有實力的中途讓他跌倒，難於他仍是不灰心，爬起来再繼續着，但意志動不住★失敗，於是難免讓B君太顯露了生之意義，無意中，我抬起頭，呵！壁上不是掛着B君三年前給我的照片嗎？我彷彿記得照片的背面寫着幾句話，於是我不立起身子，懶★走到牆邊將B君的照片從鏡框中抽出，找尋那照片背面的幾行字：

「只要風會止，雨會停，我終期待着黎明。」

很清楚的幾個字映進我的眼簾，我呆然了。

然而幾時風雨會止住它們的聲息呢？而又幾時黎明會到來呢？

夜，仍是靜悄悄的，再也不想一些好的今昔，年青人只能唱夜之歌罷！

落葉的情緒

沒來由的，坐在辦公室里我突然心煩得要命。寂靜的辦公室內，那有半點聲音，也聽不到半點氣息，別人都出去了，只剩下我自己不願煩的從窗子眺望着天空里的飛雲。這顆心像碎了似的，片片的沒有一些着落。我彷彿是跌在黑暗，跌在無底的深淵，我痴呆的若有所想也若無所想似的。偶然我從嘴里唱出怪憂鬱的一支歌：「不敢忘記你，不敢訴因由，明月伴入夢，斜陽催歸舟，玫瑰多刺若多情，苦酒難嘗淚難收，莫為別離憂愁，莫為別離添憂，何處不相逢，相逢心依舊……」，我自己唱着唱着便流下淚來，我把雙手蒙着自己的眼睛，我彷彿要逃避現實，逃避到人煙絕跡的地方。是的，這支歌在過去曾安慰過我，也安慰過別人，然而如今却成了悼歌，說不出的是壓在心上的憂鬱歷歷在記憶上的往事呵！

給一個朋友掛電話，當我們說完了正題以後，我告訴他我現在很煩很悶，但他却毫不關心的說：「煩悶時最好出外走走」。我一氣掛上耳機，我當真的信了他的話走出辦公室，信步所之了！

外而是個晴朗的天，風微微的吹着，吹動我的頭髮，吹動着我的情緒。我仰着向天，像要吐出甚麼罪惡似的我長長的嘆了口氣。

順着一條平坦的大馬路上走着，我慢慢的舉着我的步伐瞭有目的地走着，我就好像是飄在大海里的一葉孤舟，那有定向的任憑天風之揮灑自如了！不知甚麼時候，我走在一所豪華的廟宇門前。

看見廟宇天井中的恬靜，花草安靜的開着，我情不自禁的走了進去，寺院里的鈴聲清澈入耳，我為情長所動又掉下幾滴無名的淚水。當時的那種情緒雖然很愁苦，但也是美麗的，值得讓人追憶的。

佛堂裏有個和尚正在佛前持着經詞，我為好奇心驅使着，我又走進了佛堂，我也預備要抽籤看。

其實，我何嘗信佛，又何嘗信籤呢。但是在這愁腸百結，心緒不定的時候，抽籤又何嘗不是一點希望，一點期待呢。雖然我知道這一點希望是渺茫，這一點期待也是可笑的可！

我終於聽在佛前抽起籤筒，那巫人抽對我安祥的笑着，然而我的天，我的心却水圍像巨龜

★時。

一支鑰匙在地下，用目一掠，我早已看見「下下」二字，是解三十九號。

和貴很可憐我似的，還給我第三十九號的那張紙，我仔細一看，上面有這樣幾句話：

天邊消息雖難聞，切莫私心強望求。

若把磚來磨作錢，精神狂費一時休。

鶴的步邊還有小鞋，上面寫着：

千般用計一日皆空安心守寂。

不必強求此輩安靜守寂之日。

我看完了這幾句話，心坎並不怎樣悲哀，也並不怎樣失望。想全麻木了似的，我對

自己在心里說：

「你還是安靜些吧；不要再被那絲絲的豪散來青惱着你。」

我走出佛堂，走出廟宇，路上我想看那大佛的笑容可掬不覺感嘆着，如果大佛有知的話，

只少他在心里不該哭了，因為他的靈時弟子情緒上受了傷了。

後來我漫步所之的走到雜誌社去，找出一個朋友來同我到吃茶店去，然而那個朋友也嘆着
心緒不寧，說是近來煩悶得很。

我們是四對泣似的在吃茶店里坐了片刻便分開了。

天上的雲飛幻着，我自己仍有舉着我的步伐，我不知我踏定到那里去了！

紀念雪笠先生

當雪笠逝世的消息傳到我的耳邊來時，我幾乎驚叫出來，我甚至不相信這是真的，因為像他那樣在文學上為大眾爲自己肯努力的人，上帝總不該殘忍的將他的壽命老早的收去了，然而報告我這個消息的朋友，分明是不會與我說過半句謊話的。

痛心非常的，雪笠先生果真是死了。他的死，簡直是這荒涼滿洲文壇的一個大損失，我們都曉得雪笠先生這幾年來爲我們苦心種下了多少的精神糧食，他對於工作上的忠實與努力，使我們每一位讀者不能不深★的羨慕與崇拜。然而，他是死了，他又真的死了，既便我們哭乾了我們的淚痕，喊破我們的喉，我們也不會再聽到他的聲音了，多麼讓人值得哀悼的啊？

假設，像雪笠先生那樣地在文學肯忘掉自己似的下苦功夫的朋友，在他死後仍會有他替身似的人，繼續出現也好，可是事實好像證明了死去一個便少了一個，並不是死去一個仍有一個呵！

我，只見過雪笠先生兩次面，雖只兩次，我的眼睛會告訴我清楚的認識了他的這個人而有所敬仰了！

記得第一次會見，那是兩月前，爲了歡迎由日本來的文豪阿部知二先生，由吳節先生的介紹，纔認識了他，他說了許多話，從他的談話中我更加認識了這位爲文學工作努力的人，他的話仍響在我的耳邊，多麼有着精與力呢，我始終紀念着他的話，第二次的會見，是在半月前下午四點多鐘，地點是放送局，那時我爲了到放送局接洽放送的事情，我遇見了雪笠先生，他是被放送局方面邀請代爲組織放送劇團的事，聽到放送局去，商榷結果是成功了。於是地當時便告訴我這個劇團以後的發展與期待，並說我也是團員之一，我們很歡欣的談了許久爲這個行將組織完備的放送話劇團的進行方針，誰又知第二次的會見便是最末一次的訣別呢，這使人猜測不透的滄桑，始終是使人猜測不透的！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有許多工作與等待着這位逝去的朋友去作，有許多的道路也要期望着這位逝去的朋友去開闢，然而他獻★的離開了我們，離開這人世，離開許許多多應該離開的一切。

其實，雪笠先生自己也不會情願離開的，雖然他現在是安息了，如果他想到他尚有許多必須工作的，在他臨終前的一刹那，將怎樣的不願死去呵！

雪笠先生是死了，斷他在地下老實的休息，更願活着的朋友們爲了他的死能愈法壯健起來。

秋 晨

感謝慈悲的時序之神，在瞬息中悄悄地的送來了秋。是的，秋的來臨，該是怎樣的情，
啊！

早晨，推開了窗子，陽光很明媚的從天際間射進來。晨風有着遊人的爽意，小心的拂着人們的臉，人們的身與心，吹散了一片閒愁。

天井中的花（也有不知名的），像一羣才出浴池的仙子，多麼鮮妍，多麼美麗呢！橫着溫柔的態度，用那和藹的目光愛撫着他們。環繞們也爲了人們的讚美而對你微笑。我覺得這是值得我們欣賞留戀的——。

一個感覺絕上心眼，恍乎在耳邊聽到了她們！這些花兒！微笑中的氣息。真的，多麼使人惆悵嘆息呢！——

「我們知道我們活的日子膠有多久了，可是我們該怎樣活這個愉快呢？」

「時間儘管不停的溜走吧，我們又行將懷抱抱去了青春，抱去了榮華，抱去了生命與富

其實，雪笠先生自己也不會情願離開的，雖然他現在是安息了，如果他想到他尚有許多必須工作的，在他臨終前的一刹那，將怎樣的不願死去呵！

雪笠先生是死了，斷他在地下老實的休息，更願活着的朋友們爲了他的死能愈法壯健起來。

秋 晨

感謝慈悲的時序之神，在瞬息中轉情，的送來了秋。是的，秋的來臨，該是怎樣的情，
啊！

早晨，推開了窗子，陽光很明媚的從天際間射進來。晨風有着遊人的爽意，小心的拂着人們的臉，人們的身與心，吹散了一片閒愁。

天井中的花（也有不知名的），像一羣才出浴池的仙子，多麼鮮妍，多麼美麗呢！橫着溫柔的態度，用那和煦的目光愛撫着他們。環繞們也爲了人們的讚美而對你微笑。我覺得這是值得我們欣賞留戀的——。

一個感覺上心眼，恍乎在耳邊聽到了她們！這些花兒！微笑中的氣息。真的，多麼使人惆悵嘆息呢！——

「我們知道我們活的日子膠有多久了，可是我們該怎樣活這個愉快呢？」

「時間像管不住的溜走吧，我們又行將被它拖去了青春，拖去了榮華，拖去了生命與寶

一

「不要再惋惜自己的殘春吧，上帝的安排，我們本來是應該順受的。」

「美麗的手所與那熱情的日子——夏天——已不是屬於我們的了！」——一片低沈哀婉的嘆息，

從空氣中做到耳膜里來，

半晌發過神來，才知道是自己爲了秋的降臨而担心中她們未來的命運。這是同情，這也是

憐憫。

秋雲，該是最美麗的罷！尤其是這靜寂的晨光中，看那晦明的高空里的三處兩處被秋雲所點綴的地方，更無法顯得美麗。勢弱得動人，不，美麗得使人忘掉了愁苦。是的，秋雲不是很值得人望着它而遐思嗎？在晨光里望着它想到自己的光明，望着它更也想到自己與別人所依戀的情愛與事務……啊！望着它再想到水邊。

否認「秋雲世態」這句話罷！因爲世態果如秋雲，至少也該給人一點美麗的遐思。

朝露在秋陽下閃閃着光華。啊！這光華好像斜水着個本身的豪瀟與高秀。我不羨留下身子有些冷笑中癡癡忘了。珍卿送行的朋友們，還是不必太高興着一剎那的寫意福！人們將你

比作人生，你們總該知道自己身於花發間的命運。——

人生氣的微朝露嗎？我有些疑惑了！假如真的話，那麼只少該有着朝露在秋陽下所閃閃的光華。是的，該有着的，然而我們的光華在焉播？容我們在晨光的秋陽下閃閃的機會又在焉里呢？

涼爽的晨風掠着秋意吹進了充滿無爲落沒的心扉。天井中的垂柳鳴起簫簫的音響，蒼間的蟬鳴，鴉片的蟋蟀，也合唱起迎秋之調。白雲在空中閃着，露珠仍閃爍着它的光華。只有在盛夏中傲人的荏苒，亭亭的立在面前，無言的沉默中代表着它的悲哀。

啊！睡在睡夢中的人們也向着這秋晨的文藝樂鼓舞起來罷。

落 花 時 節

爲了要活，滾滾在異地行將半載。日子對於我，與其說是無情，勿寧說是麻木。不然我怎麼我一些都不會注意過季節的交替呢！春天來了，它帶給我的帶來消息，春去了，也未嘗留給我些微記憶。我就好像是個被春天忘却了的人。

上一個假日，攜着被褥臥在旅舍裏，我感到極度的倦怠及抑鬱在痛傷着我的心。於是想避免被情緒虐待的苦痛，拖着懶散，一個人慢步在D.T.公園的樹下，我細數着自己的步子。

不經意的擡起頭望公園內的景色，我沉重的發了一聲嘆息，我看見了萬樹叢中幾株開却了的桃花。風過處將掉落在地下的褪色的桃花吹到更有方向的地方去。那被吹的桃花，就一個個的飄飄零。因爲它們已經將老去的青春交給東風了！我還看見了那殘片不忍離開母枝的桃花。是它們仍要用出僅有的力量與東風作鬥嗎？這是多麼可憐而可憐的形狀，我搖了搖頭。

我加緊了幾步走到那幾株開却的桃樹前，蹲下腰拾起那片桃花。放在手中我仔細的端詳着它們從翠藍的顏色變爲蒼白的面孔，一條我疑難的線在想到春之來去，我顯有看到桃花

迎春開放的笑臉，如今我遇上它們開却時的奄息。我發生了一種莫名的感觸，記憶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又是落花時節了！

時光總是怎樣的快呵！這已是四五年前的事。那猶刺激着已經讓我記不清是四年還是五年。然而總還能記住渾渾噩噩人間已屆三個半年頭，好悠長的懷憶記憶，我流下淚來。

下面的記載，算不得我的歷史。可是，我家認潭是我死去的戀人！

也是暮春的落花時節，也是一個假日，也是一個公園內。然而那是在甜蜜的故鄉的一個公園，不是我自己，是我同着渾渾噩噩年前太陽光照着我們的兩條影子並肩走着。我歌々的用着眼睛眺望着園內的景色，我注意着較遠的一片水上孤舟人們的影子，略轉目光我發覺了潭在不耐煩的沉思着甚麼，又像是很用力的計劃着諸大的難問題。他的柔和的臉幾乎垂向與地面平行，眼睛不轉瞬的注視着下方，無謂的頭髮有的散落到前方來遮住了他的額。許久許久了，他仍是不發一句話。疑慮與急燥使我不能再忍耐片刻，我低聲關心的問着：

「潭，告訴我，你爲甚麼要這樣沉默得不肯說半句話，就好像很難過似的。」我不敢鬆的望着他的面孔，不，眼睛。

「……」他仍是默然的待與我並肩走，不答我一語。

我有些沒志了，我摸不著想怎樣來勸解他好呢，我們已經走到了那在中草叢然間放着的桃花樹旁。我們坐在桃花下的草地上，有幾片桃花瓣我們坐得正待落了，在底下。

又是半响的寂靜中的沉默。從樹上被風吹下了一枚桃花落在靜的雲上，曾經那再不肯飛去。太陽已升到中天了。

「澤，我真後悔不該同你出來，以後你不要再邀我好了，你想，我怎能忍受你現在的態度？」

我以為這樣新氣的問題，該不會使我失望了，我等着他的話。

相反的，我還是得不到半句答覆。於是我不高興的偏轉頭，有意無意的觀看遊人的來往。柳樹的影子，也許因為正午才過的關係，顯得很短而迫近的。一陣飛鳥高鳴的聲響從高空放過去，緊接是一片怪抑鬱的寂靜。

忽然，我發覺肩上有手輕輕拍着兩下，隨後，我聽到了聲音：

「澤，請你原諒我方才的沉默，你也許不曉得無言中所隱蔽的痛苦……可是我又怎樣來解

釋給你……總之，我們不該在這種形勢的社會的路上遇着了，我們也不該在情感上交流後而相愛……。願我怎樣來向你致歉，這兩個平頭來的我們相處的日子……。一潭寂着惡苦而無力的音調，斷續似的吐出了上面的話，我有些發呆了，吃驚地。

「甚麼，我不明白你的話，你不好給我個線索，請我來領略你發言的動機嗎？」我又轉回了頭向澤望着。我恍乎覺得自己的聲調都有些發抖了，是的，我不願我的澤會有這樣的言語及態度表示給我。我們雖只相處二年，然而我已很深深的崇拜着他了。澤是個在文學上很有相當愛好的青年，記得在我初次讀他的文章時，便給了我無限的景慕與敬羨。文字的深刻流暢，就好像是他那個人。他不像別人那樣的有著成績就趾高氣揚。他總是那樣沉着地穩健地不輕言不稍動。可是當着他說話的時候，也會有流水似的愉快的言語從口裏吐出，微地每個聽者的耳內，永久不可磨滅。行動上有時也像個天真的孩子。在某個宴席上我們認識了。感謝給人機遇的上帝。算了罷，假如我知道有後來的收場時，我寧願縮短了壽命與譽聲，也不願一剎那的認識了他。痛苦的回憶，痛苦的漫過我的心。

「你早就知道，我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幾年來被家庭婚姻壓迫得我喘不來一口氣。我

愛我的父親，我不願違背了他的旨意，認爲我是個逆子。於是高中二年上便同一位不相識的女人結了婚。她爸爸叫的媳婦，並不是我的太太。她那樣的悲劇命運的體貼着父母盡其恩愛之道；此外，她再不求甚麼……然而，我有了責任，我是作父親了。我高分的替自己苦惱着，我想，我再不會有他人那樣的美麗的憧憬與現實的了！我也會幾次的厭煩了這人間，我也會幾次的詛咒過被人稱爲公正的上帝。唉！不說也罷，天！」澤似乎太爲哀苦激動了，眼睛直直的注視着燒着白雲的天。他略略的在氣息後休息了一分鐘，接着又慢吞吞的說下去。我用短短的小樹枝在草地上亂劃着，恨不能一時劃出來在我心上的說不出的悔恨與痛苦。我仔細的聽着：「……誰知在那樣一個寂寞的場所下；我們相遇了！這是幸福嗎？我不敢說。你的天真，活潑，你的美麗與聰明，使我感到了女性的偉大。然而我已是個被家庭制度束縛得成了不健全的人。我不忍來禍害，我更不忍讓妳爲我摧殘了自己。雖然，我是深愛的愛着妳，既便直至我闭上雙目躺在寂寞的時候。」

我被澤的話說得痛心非常，深覺湧潮似的從眼內奔放的流出，澤抓住了我的手。

「澤，何必傷心呢，妳是有着光明前程的孩子，妳應該珍重你的青春，現在我可以告訴妳我今天的這事來作別的。明天的黎明的時候，我就要離開這長發我二十幾年的故鄉，隻身到荒涼的北地去。那兒一切對我都陌生，我要在生冷的地方鍛鍊我自己，使我確實的活下去，同時也更爲了妳着想的。澤妹，不要哭，我們的精神永遠是聯繫着的。」澤緊緊的又握着我的手。

一片雲將太陽遮住了。公園裏的人都在河畔及林蔭下。我和澤的近旁沒有半個遊人，只有黃色的小野花孤傲的在遠處立着向我們。淚水濕透了我的手帕，我哭得頭有些暈。

「澤，妳的突如其來的告別，使我不能再有悠久的牽掛。兩年的日子是過去了，像一片雲，也更像一片霧。請你放心，我不能像別人那樣的依妳作兒女輩，我們都很年青，我們應該爲了生活奮鬥的，何必擔憂我們的相處呢！」我堅決說完了上面的話，勇敢的擱住了我的眼睛，然而我自己知道我在內心所流的淚。

「祝你確實的活下去，在空曠藍道的東北」

「謝妳。可是，妳該原諒我，更該了解我」澤也哭了，我們是起因對位嗎？天。以後，我們是懷着莫名的悲苦分別了。澤果然在烈風離開了北地——故鄉。

日子隨著暮春落花時節的尾巴放過。百卉爭妍的四月天，荷花滿池的夏日，金風掃落葉的深秋，還有飛雪的冬日……都靜靜的在人們惋惜酬酢的聲中走了！我仔細的計算着，渾已經離開我將及一載，因為春天又快到來。我，自渾走後，就像短了靈魂似的。好些日子我一個人獨步在夕陽黃昏下。當日與渾同遊過的新地，自己一重遊就覺得景象與以前截然不同，其實不是一樣呵。常常的，被感懷及哀愁使我沒有多久的遊興。是的，往日的英煙也只好成爲直憶了。

在別後通訊中，知他在北地活得很上進。然而精神及體力的勞碌中，他漸漸的瘦弱了，病也就逐日長成。他很感傷與痛苦。在最後的幾次通訊裏，有過這樣的話：

「近 身體弱着掉過的那樣愈發瘦弱得不堪了！如果你見到我的面龐及身軀，你也許會驚訝到憐憫感動得落下淚來。親愛的意，生也不展，或便有現在的遭遇及痛苦。以前，我並不討厭人間，以爲只要自己肯努力與改造的話，上帝生人來本不是使我們受罪的。然而事實不然，我發覺上帝閉了眼睛，更發覺上帝也失去了公正的心。該甚麼人的字樣；努力呀，改悔呀，進取呀，這些空虛的常規名目，如今，我開始厭倦了這人間。意，假設有一

天我辭別了這長滿荆棘與毒草的人間，你又該怎樣的悲痛着呢！我不敢再多想一些，你看，我的淚已濕透了我的信……」看完渾的信，我一連好幾天讓煩惱慮待着我的情緒。

春又漸的深了！也是淡宇寒溶的一個清晨，傳來了渾死亡的音訊，被大量的悲憤程度的刺痛着我那掉不下半滴淚了！我呆痴仰望着那小閣人真樂的高空，渾的影子顯着愈顯的微弱浮上了心頭「渾，給我一點聲音呵！」我聽不見絲毫應答的氣息。

灰色的命運逼去了渾，過去的一幕幕的映寫在腦海。思念與追憶，無情地圍繞我半年之久，我也開始厭倦了這人間，然而我並沒有死去。

以後在一個夕陽將落暮色茫茫的路上，我遇到了渾的妻。她領着兩個孩子無精打彩的走着，像是失去了心似的。我們迎面碰上了，幾聲牛鳴中彼此點頭，很快的就差過去。她問渾望，我，個巧我也正回頭望。她，我們的心情該是怎樣交與着莫名的不可言狀的悲痛呢！她頭上的白花，兩個孩子襁褓上的白邊，渾的在心上給我種下了哀苦。渾的影子又重新浮上腦海內。我勉強抑止住在眼眶裏不會流下的淚水。「唉！殘酷的人間」，我嘆息一聲。

春秋交替的往前跑去，渾到底死去幾年了呢？我記不清楚。因為我再不忍讓痛苦淹沒着我了。

心緒逐日的變換，念頭不息的發生。來到這地——異鄉——流浪的活着何嘗是我意料到的，然而又何嘗不是我意料到的呢！生活是一條不停的激流，且看它更把我贖到甚麼地方去，象流水載着落花似的。

夜行者的低吟

抱着一身疲倦，我踉蹌在夜之街頭，恍惚★的良好像是個失掉靈魂的人，不，是箇在極度苦痛中垂却了悲哀的孩子，啊！多麼值得人可惜呀，一個丟却了悲哀的孩子！

昏沉裡五光十色的燈光，寂寞的閃爍在馬路兩旁，夜行者的影子，斜長的映在路中間，漸★的向前移動。我似乎無所思而又有所回憶似的低着頭，我細數着我自己的步子。汽車聲鳴★的響過去，高聲喊着嬌慣的少女，向路旁的人們拋過來做人的一陣蕩笑，我扯長了一口氣。我仍舊細數着自己的步子。涼的夜風透進了我的衣襟，我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馬車聲的吵雜，從我身旁掠過，我幾乎被它撞傷，我不由得在驚恐中恢復了我死去的一點小心與寧靜，我稍立了一分鐘，然而在一分鐘內，不幸的我又遭受了一件印象的創傷，我憎恨這人間，我詛咒這人間，是的，我的一片青春中赤誠的熱情，也將在這憤恨與詛咒聲中靜埋了，葬埋到無邊的永遠，與永遠的將來。

我看見了舞女們妖冶的服裝與表情，嫵媚而浪漫的魚貫的從一間吃茶店出來，竊竊的音樂

聽着他們的步子作了伴奏，※空中的星光燦爛的照着這昏迷了意志的大地，好像低聲在告訴這一群在享樂中忘掉青春的他們說：「不好離開片刻啊，雖然環境與你們的只是需要你們昏迷」可是他們燕子似的穿過了這條路，幾個男子的歡聲響在他們身後，我搖着頭，我的神情真像個使我成了激動的酒過了我的眼睛。

「不要性昏這人間浪費妳的感情吧，雖然妳有熱與力，但是妳自身的熱與力，又能夠還病人蒼生的人間幾許醫愈的效果呢！」我自己忽然這樣勸告着自己。於是，我急忙用手巾擦乾了我的眼睛，我仍是盲目的往前走着，敢讓着我的無邊長的路！

切進了一條黑暗的小巷，沒有那昏沉的燈光，更沒有那交談着低頭的人間之對話現象。有的只是幾聲的黑暗，無邊黑暗中給人的恐懼。是的，我是個失掉悲哀的人，這人間逼于我的，終於不該於這無邊黑暗的小巷中給與我的恐懼，我開始想，二十個年的年頭中我的過去與將來多麼使人痛心呢，我幾乎不敢想下去。

爲了找尋一點較爲真實的生活，從幼年起便幻想離開了宜人的家，如今我達到了我十個年的幻想，我已經從我的家逃出來，時光的輪子早推走了我的軀體，我的記憶，而將我推給

對另一個世界裡去。

雖然，值得我眷念的，有我的年頭的童年，更有那白髮的祖母，我的朋友，我的戀人。

我始終不後悔我的出走，我始終也承認我走的路子是對，固然人不能忘掉了思慮如山的父母，更不能拋棄了，知心的朋友與溫情的戀人。可是一股力量與幻想誘惑着我，我終於忘卻了我的身邊的一切，皎然的踏上了征途，隻身流浪在異地。半年內我嚐到了飄零的生活的味，我以爲只有這種味道才會使人體驗了人生三昧，真正了解了生活的本身。雖然我也使該生活的織索深纏着的人，更是失去悲哀的孩子。

甚嚴制度，傳統，更甚習慣俗……這我吃人的東西，不知有多少成千累萬的同胞們在它們的鐵掌下喪生。我的祖先，我的祖父母，我的朋友們，都受到了它們的虐待，然而我是不願忍受下去，我雖不能使身體死，但我只有消極的抵抗。我常好這樣鼓勵自己，青年人以一廣向前走的，雖不能走得很快，然而也該是這一般的人，他還是這這世界，他將世界都毀滅。

生活是一條不斷的激流，我們當隨着它自己，看它到底將我們帶到甚麼地方去。

我感到有些異了，高空除了幾隻星子在唱着我的孤獨，只有身邊的黑暗在包圍着我，我生
活在黑暗中，我喘息在黑暗中。我仍是伴着疲憊踉蹌在街頭——是黑暗的小巷中，我丟掉了
悲哀，我是隨永遠摸索着的人，深長的嘆息裡，繼續傳過來遠處的幾聲狗吠。夜行者的影子
，夜行者的低吟。

我與話劇

像雨後春筍似的，滿洲的劇運打破從未有過的高潮，一九四〇年可以說是滿洲的劇年，我
生性喜藝術，而尤以話劇為最甚。於是在一九四〇年的劇年裡，也曾因膠風而使我在劇海吃
起波紋，雖然大方之家或許在風涼似的諷笑。

總想寫些「我與話劇」的文字來激發大眾興自己，然而總因不暇而擱筆，其實我
是話劇一派人，對話劇幾乎是門外漢，一旦熱情的拿起筆寫些關於話劇的文字，這豈非是孔
子門前賣四書，因為在劇運高潮的年代，到處都有話劇的女人張着眼睛，即便如何有膽量也
是不敢寫下去的。——好在如今談的是我與話劇，只說些個人在話劇上的努力與心得，像給
自己作傳似的寫點，致於批評話劇或予話劇以評語，則是別人的事。

與話劇發生不解之緣，屈指已是八年了。記得那時以一片至誠的熱與力，學校時代便開始
了話劇的初步。光陰的輪子飛也似的跑着，每遙想到我在對於話劇的更進一步的認識，便不
由得回憶起初與話劇相識的學校時代。

八年前正是在高小讀書，彼時的所謂話劇運動，脫掉開文明戲的色彩，作小學生的，有時甚至分不出話劇與文明戲，反正都是打扮好了在臺上作戲給人看。

那時候我的學校每週的禮拜六是有各級輪流的例會的，所謂例會就是在禮拜六下午功課結束後便有茶話會性質的開個，屆時請各級先生到席，在本級學生們的各種講演完畢後便開始檢閱，餘興的種類不同，然多半以話劇為主。那時候我以一種興趣的觀念在受先生們指導後便登台演出的，因為年齡與經驗的關係，常常在臺上忘辭或心驚，然而每一次都是一頁的演完，雖成績不佳，可是內心的真心的愉快，如今回憶起來，都覺得非常甜蜜。

高小時代所演的劇多半是先生從名人劇本內或教材內選出來的讓我們試演。先生一身兼任，連導演代劇務，總之，一切都是先生張羅，我們只是從先生處學來如何演給同學們看以及最多不過再借女裝罷了。

中學時代時，顯然的已與高小時代不同，也許是進一步的熱與力，使我漸次真實的對戲劇有了興趣。是向，入了中學，年齡知識都增長了，小說與戲劇的書也看了幾本，同時一方面的好電影，也是以幫助我自己在話劇上的進展。

中學時代毫無高小時代之每週例會，然而却常有學生之同任之遊歷，毋不說是開學典禮或學期完了典禮，畢業生典禮……這都是與舊法開之好機會。我的班里同學，喜歡話劇的同志很多，每逢有話劇要上演給同學師長們看時這便是我們忙的時候了。一羣年長的孩子們便在一起先開起討論會，討論出話劇之進行，分工合作，找腳本，派角色，擔任劇務，進行導演等事項，都是我們自己張羅了，有時候實在找不出好腳本時，便推舉文學好的同學代編或者幾位同學合編。

還記得初中畢業那一年，為了本班的畢業典禮，校內同學都忙亂的預備話劇演給我們看，表示歡送，我們雖覺畢業生受人歡送是應該的，然而也必須有一點答辭才是。於是我們十幾個喜歡話劇的同學便又着手預備起來。為了腳本不為選擇便推舉同學代編了，恰巧我也被選在編劇的任務里，這回自編自演一定會高興萬分的，同學們都喜形於色。

腳本編成了，是三個同學合編的，題名「黃金時代」。內容描寫一羣卒業女學生們的出校，有的學生有的猶豫，有的因環境掙扎在苦海里。全劇半喜半哀，喜時全場哈哈大笑，哀時更有的時連師長都流了淚，在「黃金時代」劇里，我扮了兩個角色，因人物不夠支配，同時更有的

同學挑檢太大，老太太不演，僕人不演，小媳婦不演，真是使支配演員的同學太為難，結果只好我們以話劇為最興趣的同學串演多形的角色了。我扮了小姐，然後又扮了老太太，除在後臺換裝時感到急繁外，反覺得演多角形的角色是極有趣的事。是的，我自己是願在多角形方面發展的，反正都在寫藝術的熱與力苦幹。

在這種自治下自編自導的練習下，經過多次的熟練，在話劇上我們已有了內在的熱情與實力，雖然實際上仍是素人，話劇團外的青眼人。

在我入某教會學校高中時時代，那時不只演國語劇，因了語學會的開辦，我又開始了英文劇與日文劇的練習。英語會時演英文劇，日文會時則演日文劇。材料雖由英人與日人教師們幕後，在內心領會了外人的劇的構想與空掉，這使我高興異常。

國語話劇較中學時代時飛躍的進展了，出演時的演技已不似以前之呆板，臺詞也居然隨機應變的可多可少，可刪可改。——，每當話劇演後受師長與同學們的誇獎時，孩子似的高興是不容諱言的，同時自己也覺得對話劇似略有自信，總以為演過多次比不演的同學們知道的多。

在高中時是癩的一年，因興趣與好感心的交織，與友人徐柏鑾君開始了放送團之話劇進展。當時只有四五個人，便組織起奉天放送話劇團，於是我就開始將出演在臺上的聲音移在麥克風前廣播給萬千的聽眾了。

一方面在校內忙於畢業考的應試，一方面為了愛好還要忙於放送團。那時候奉天放送局每月讓我們放送三兩次，每次都是現編，忙亂了徐柏鑾君，他也是為了增好的編使，否者誰高興在百忙中大膽的在麥克風前出演呢！

由於奉天話劇團屢次的放送，接着響應的有哈爾濱與大連各放送劇團的放送。我們歡欣的高興着話劇之推廣，在文化推動上，奉天放送話劇團是有着相當關係着的。這句話我也不致於說得過於誇張。因而員少的原故，所以在每次放送我都擔任角色，甚麼角色都扮，任宅是小姐老婆，任宅是姑奶奶。

一個年歲也似的跑過，緊接高中學校已下了逐客令。為了生活乃在卒業後兩月便隻身來到新京，奉天話劇團只好讓我對宅行告別禮了。我有些感傷，

放送團是單靠聽眾的耳朵來領略放送者之言語表情與音響表情的，我們致全力使劇情走到

便聽眾烏鴉的地步，於是注意於語氣與伴奏。我始終主張放送劇不應易於多人演出的，因為聽眾耳朵是簡單的，多數人的聲音是較為混雜，不同在鄉談上單靠著面孔服裝就可以辨別時。然而如今流行的放送劇却相反之，每次常常有驚人的數目出現，使我們不易於了解角色與劇情，甚至有時演映出演放送劇時要全班人員在麥克風前忙亂，我希望每個放送話劇團都要避免這個毛病才是。這是廢話，且不提它。

到新京不久，有文藝話劇團的放送起端，由於友人之熱意邀請以及自己的愛好，便又毅然地入了文藝放送劇團。團員日漸增多，放送的次數亦突破未有的紀錄，成績日見進步。文藝話劇團在全國已有了名望，其內部之成績奉天放送話劇團時代較則直若天地。

文藝放送話劇團員代表不了全話劇界的推動，然而它的確有著它的根底與礎石的，將來之發展正不可限量。

也許覺得總在麥克風前演播太寂寞的原故，劇團同人便開始走向舞臺活動，便計劃着公演曹禺的「日出」，推我飾張白鳳一角。消息一經傳出，新聞紙可在吼吼的一宣傳，於是各界知道了文藝話劇團的大公演預約，每每朋友見面，便爭相談觀看這件「日出」公演的消息是否

事實，然而彼時終因各種人員與事務之牽掣便甘寧的守守仁先生相當的受難為，無論怎樣熱心張羅，總稱鬧不遂，自己不但空着手，外人也只好等待之了。最近總算知道了確實的消息，「日出」是氣的演出了。

然而值得記述的尚有兩次小公演，公演後的成績我自己不願多說甚麼，只要看過的觀眾，他他們的印象裡會有評價的。

第一次為本年三月農工部開慰安會時在協和會館演過一次同班班員的「主僕之間」。再一次是九月中旬電大會証開的二十萬慶祝紀念會，在社員俱樂部演過的文才君飾的「狂潮」，這兩次的小公演，使我真實的獲得了話劇，真實的登上舞臺與觀眾見面了。

自人文藝話劇團，因個性之相異，常出演些零碎的劇色，譬如在胡適君的「主僕之間」劇裡，即主演的沈鴻烈演的姨太太，馬老爺，氣老爺，國老爺，暴打懷孕的丫環，私通汽車夫結果持槍而逃，氣死老路等。這是我在「主僕之間」的動作，我用出十二分的努力，將自幼所得話劇的經驗與體量溶化在本劇裡，雖然是第一次登大舞臺，然而感謝天，我却平安的份

演完畢，獲得內心偉大的喜悅。

第二次的「狂潮」劇中，飾演一個感情衝動身世淒涼的交際花。交際花在學生時代學了男同學，共為藝術努力，後交際花因另戀其財閥，乃拋舊戀人，結果交際花在莫大的悲哀下親自找到舊戀人的面前懺悔時，舊戀人已寄情於漁家女，交際花遂投河自盡。故事是這樣結束了，我演到最後也不禁在臺上流淚了。

「狂潮」的臺詞多混長，說來很不受用，尤其是交際花的臺詞更為難記。——然而無論如何總算也平安的演過了，如今只留下回憶的勝利的微笑。

兩次小公演，第一次的「主僕之間」是大家自導，第二次的「狂潮」為白地君導演，佈景化妝與裝置方面頗蒙大同劇團與趙明君之善意幫忙，尤以馬雪筠小姐之鞠躬盡瘁，使我們文藝話劇團員永生也感激的。我的與話劇關係也僅如上述。

秋 天 里

不小心地，秋也來得這麼久了，我簡直像作夢似的。是的，本來是在作舊夢呵！我又這般解釋自己。

從盛夏起，我便開始着我的忙亂的生活。所謂忙亂，真也覺得怪賦的。因為整天裏要頂着火熱的太陽從朝至暮的不得休息。雖然我是個根健康的人，但也耐不了人仰馬翻的那樣忙亂的生活的，感謝上帝，總算這樣的活下了三個月。夏走了，我並沒有留意到，秋來了，我更煩悶地。真的，這不也很可笑嗎？

爲了「忙」——姑不論忙的有無意義——於是我忽略了許多的友情，忽略了許多我不應該忽略的。一些個假稱知己，她他們都很同情我的。每逢遇在一起，我剛要張口道疏忽之罪的時候，我會很快的聽到了鼓勵，「我們知道你很忙的，你不必解釋，不是嗎？老朋友總會彼此諒解的，」我幾乎落下感激的淚，因為我一聽到了這樣的話，就好像一種冰冷的心突然的得到了溫暖，我永遠要紀念着我的許多朋友。是的，要我怎能不紀念着他們呢。

早晨，昏沉的從朦朧的睡夢中興起，由窗戶的玻璃鑰鑰到了天空。呵，這一片澄澈的土石，假設你永遠都是此時模樣，豈不太好！

拖着昨夜晚的疲憊，懶洋洋的下了床披上一件薄衣，便坐在天井中一隻長椅上，我最悠閒的在上面坐着了，眼睛不轉睛的注視着天空，一似會從這廣漠無際的穹空裏找尋出我已失去了的東西，呵，我失去了甚麼呵！我只覺得我失去的唯有寶貴的童年，青春，還有那一團火熱熱的感情。

太陽，輕俏俏的升起了它是紅光萬道，耀之尖瑣的光芒便直射在地面上，多麼美麗呢，這個天然的日出圖畫呵，太陽是位矜靜的女郎吧！不然爲甚麼這樣要人感到說不出的痛楚呢！秋，我總是很喜歡它的，雖然我也喜歡春夏，我覺得秋給人以明朗，爽快，適宜。其實我願歡迎秋，然而我馬虎了，這其怪罪於誰呢！

這內在的萬慮千愁，這永不磨滅的痛苦，這澀不淨的一片污穢……還有……那一齊交給這秋晨中日出後的一剎那罷！因爲唯有彼時才覺出自己是最最聰明最潔淨的人。

昨夜，一個明月的夜，我獨自任悠長的馬路上踱着。是的，我很喜歡騎馬路，我感到在馬

上慢步。就有如踏在安靜的天宮。我永遠在馬路上面踱着，與馬匹爲伴成爲我生活上的一份。

我一步一頓的踱着，天上的月照着我的影子我失掉了思想，也失去了內在的情感。我很得意

的往前邊放好我的步子，晚風含着涼意吹進你邊來，我覺着秋夜開始轉涼。

多麼寂靜呢，看不見車子們的擁擠，更不見行人，偶爾聽着一隻蟋蟀向黑暗里竄去，竟不可見不到甚麼……我原來忘了夜已深了！

一陣秋風忽然拂在道旁的樹上，我不自覺的打了個寒戰。一低頭的當兒，發現了幾枚滿地

黃的落葉，它們好像似很高興的在風中一起一落的跳舞。我在心裏這樣嘆息着了，「這幾枚離開世體的落葉，你們行將飄零了！」

九、七、一九三九脫於中銀

高空，明月，夜風，落葉，孤獨的影子，不知在甚麼時候分開了手。我已靜站在宿舍的門

前預備敲門了！

寫在前頭

「這裡是一位老兄「寄」給我的信，直到現在我才作「覆」，也。其實，並不是故意遲延，原因我的身與心不由我，我的手不給我作主，於是在讀過他的「寄」以後，我始終沒提筆寫甚麼。昨天我偶然又碰到了他這篇「寄」，一個感傷誘惑着我，我大胆的作了「覆」爲了要感謝這位老兄對我的勸告。所以我將他的「寄」與我的「覆」公開在這裡，聰明的讀者們，你們也許不會怪我在無聊罷，最後，贈予這位忠實的老兄」

寄

鳴謝：

有五天以前我從溫頓的故鄉，別了溫頓的人們歸來了！

在明天（七日）的夜半我忽起程到東京去，又將別了，第二故鄉的大春天。

第二故鄉是已深秋了，——真感覺以歸來後的情，地上了心情，以自秋不會知會我過。

的來後，懷着幾點點的情緒，期望到市外去親一親沒有塵俗氣的明飯；但種種的境地，已經拒絕故人的參拜；那曾經帶過過的紅燭呀！祇能長歌當哭地遊歷了一周，我那ALBDM這成型計劃的大春天（用寫新機機寫的）就是空白的一頁。

誰會知道呢，那情緒：——一個人慢踏着步在綠蔭的長林間。

在幾天，大幾天以前，自以有了一小時的會議以後，更從手君家看到了一點線索，我個人，不肯說有了更緊的決意和安慰；同時很想寫給你一點東西，但我不會有提筆的勇氣，直到今天，我要離開了這兒。

在我們未曾作最後一面的時候以前，彼此間的輪蹄大概是因今由情感堆砌成的，既輕渺又太近乎理想，像懶懶着一個令人崇拜的天神一樣；但在我不會想到是經歷着悲劇的小喜劇裡，也許會於彼此間理想的輪蹄更勻上粗淡的一抹，或一些校正，——或添一些錯覺。但，聰明的人們不會對旁人訴說心事的，是不是呢？

在以前：——

我懶懶着這般般的嬉戲，披斜如，散得幾，但看詞語，毫無覺得地跑向那得與足的謬誤，和

男人們同樣的工作，而幹來比男人更累勞些，更穩健些。

這姑娘，喜文藝，但她不願起高跟皮鞋解放平等一類的花樣，却捲起袖頭在前面拼命地努力實踐着。

這姑娘，擅音樂，但是她不在浴間裡唱「早行樂」的歌或跳什麼樣的舞，却在幼稚的在人生

掙扎下的朋友們的面前，親切地安慰着興奮之歌。

她，沒有更大的需求，除了幹。

她，沒有其他的快樂，除了幹。

她，只有前進的理想，有不良的努力。

在現在。

我又憧憬着新時代的兒女：眼波，像電影明星那樣地幫助着表情，口俯低吟着最新流行的調子，在堂皇的殿堂裡，在多數群眾的擁戴下，捧著錦旗令的王冠像女神一樣操縱着人們的心

靈。她，人們都說是時代的推進者，衝破幾千年來的制度，跑到衆人的面前出一口氣，男人們都

仰着臉向她說話，她不知道什麼叫「屈服」「失敗」。

她，想像着將有怎樣一個「不凡」會降在她的頭上，計劃着將有怎樣一個「圓滿」會賜與她的歸宿。

她想怎樣能成爲一個高貴的，浪漫的女詩人，同時她又想怎樣能成爲一個超然的，理想的藝術家。她，同樣地，也有前進的理想，有不息的努力。

以上是我想像中同樣有前進的理想，有不息的努力的兩個人，而前進努力的目的，一個是許多人的快樂——事業建設——一個是個人的快樂——生活方式——。

請不要誤會我是一定把你劃排在「第二人類」，不過要你知道「你」一個人是怎樣的難，而作人又是多麼難去走人的「道」。

但，我就肯定地說，人，決不是社會的奢侈品。

假設有一個這樣不易得而又肯努力的明白人，社會，認識的人們懷着很大的期待，而她並持着全力走向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是多麼可惜而又可憐的啊！

妳，一個很有希望的人，妳應該謹慎地走向妳自己應走的道！願妳努力！

我一個似明白而又糊塗的人，按捺不住自己的理想，總點綴着在人道上尋覓一個懷着同樣理想的伴侶，管他同性也好，異性也好，得意的時候，大家影調起高來樂，失意的時候，大家影抱頭來哭，有兩個人以上的同情和慰安。奮鬥的路上是沒有失敗的！

然而還有句話：「環境會逼得人們走頭無路的」。

但，無論如何我要往釘子上撞，試一試究竟能有多大力量！

你是有希望的，祇要肯努力的話。祝

元固

元固：

日子放過了個年，日子填滿了過去，記得接到你的「寄」時，那還是目前的事哪。直落如今，已經度過了中秋與重陽，來到這萬籟寂寂的深秋時候了！天是那樣的高而美麗，風一陣一陣的吹來，此個的身體覺得發抖，面孔感到緊張。看見別人的蒼白色的冷臉，不覺會聯想到自己的有甚麼鬼兒。

你總是爲了生活，才東西南北的流連着。本是哪，從國投邊與風雨歸來不久，卻又級的奔上了國都營寨，風塵之苦或已將你折磨得差不多了；身與心，只少會增加了疲倦。然而上帝祇賦給你這樣的一副命運。你可以看在那幾酒裡掙扎些吧！我知道你是怎樣在討厭着你的人生，你的環境，你的可憐的悲哀呵！宇宙原是冷的，但是念到撫愛我們成人的蒼天媽，我們該如何的報答他們？話說我難題了！反正你說的好：「作一個人是怎樣的難，而伴了人又是多麼難走人的道」。

奉天（你的第二故鄉），你才回去也已經秋深了。現在呢，你或者還不對吧又秋深得起了快些跑去。西風颯颯的朝那間，窗棂上的紅燭，不知吹灺了幾許，室中的畫影，片々飄似的飛去，有時三兩聲孤寂的鳥，撲翅掠過窗上的窗兒，留下幾聲，動人的叫聲，透進那空裡來。

甜，你這時我的甜，敢於我是否知道你理想成功，那還待考。尤其渺小的我，我敢也

不敢希冀甚麼。

在我的日記上，我會寫下了這樣兩句：「我實在不願想『將來』，且也不敢想『將來』」。

是怎樣可怕的呵！」是的，對於將來，我從不加添甚麼期待。在過去的經驗裡我會到，希望雖不盡是騙子，希望即是害人的妖魔。我吃了它的虧；不，我上了它的當呵！

在以往，我真作過那麼多的美夢，我為自己虛構了那麼多的空中樓閣，我曾閉上了兩眼，讓心靈得意的遨遊其間……」。但是，噢！那該多麼慘痛的呵！當我意識醒轉來時，我情不自盡的笑了！那從痛苦失望中換來的笑，笑的臉上，掛著與今深痕。於是，我起初明白了一次我的人生，我的多重人格的人生！

人生，的確是個多方面的，正因為其如此，我缺乏能力使我所作的都適合它。我太強強了一點，也許我太作賊了一點，以至現在我是以無名的恨惱煎熬着。我每邊偷險到自己，我，一個被世人咒詛，被譏者譏視，被朋友忘棄的輪廓者，我阻礙得幾乎活不下去。可是我仍舊偷偷的如常，別是我還有甚麼勇氣吧？無論這勇氣是純正的抑是卑微的，極不必去計較。那不可抹煞的我的自信力，是該怎樣值得我驕傲的呵！

我；假使我不是包青的話，我會認清我自己當走的時。任它刑鞭也好，任它嘲罵也好，我始終抱著我的忠誠的態度，向我的的人生途上邁進，我不需要甚麼熱情來溫暖着我，我更不希

冀甚麼幸福等待着我。我有我的良心，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靈魂的裁判者。

過去的，未來的，一筆勾消了吧！只有現實才是真正存在的。我要重新作人，作新的人，直到永遠。

你，一個很有後望的人，你滿可樂觀你的前途。記着我告誡過你的話；「成功總是等待着努力的人們。」

——楊翠——

脫于萬泉河畔的深秋時候；於春天。

赴鮮實演雜記

在盛夏將盡的時候，我聽到了朝鮮大博覽會開辦的消息，那時候我們會社的文藝課長伊奈先生，很懇切的對我說：「十月初的幾天裡，你有到朝鮮的機會，努力！」當時我微笑着點頭，心裏感到莫名的愉快。

計劃的時候，滿洲藝術團體代表有滿映明星十三名，滿歌歌手一名。後來不知聯絡人怎樣又安排好了滿映，只派鄭曉君小姐代表出演武技，滿歌方面仍是我出演歌唱，伴奏方面拜託滿洲音樂院滿洲樂部一行五人，由陳其芬氏引導帶忙。就這樣約定規好了。然小姐由滿映宣傳課李會周先生引導，我由伊奈課長引導，在深秋的九月廿七日晚的望號列車吼叫聲中，離開了新京臨前送別的好友們，在列車的東西地行，乃將我們一行九人搬過了安東，直通朝鮮。

我們去鮮的目的原是京城，從新京到京城是需四廿個小時的，我們買了二等乘車券，却買不着二等車位，於是忍痛似的去購三等車位，然而我們畢竟也不為其憐了，不是嗎，滿映的李會周先生與我們的伊奈課長，及倒運三等車位都路旁着，他們總是忍痛似的坐了一夜。

至於能入夢與否，還是別人不得而知的事。

車路過安東驛前時，是天將微曉的五時半，因為稅關上的人上車來檢查的原故，使全部睡醒的人像羅盤疾一樣地經過，我們都吵吵着睡醒好，都吵着不合算，其實其差又是合算的呢，這輕重分不準的人間。

鄭小姐睡在我的下層寢室，起床後我問她睡得如何，她說作了一夜更夫，於是我想她也是那輕重分不準的人。

列車內服務的人員知道我與鄭小姐是從事藝術的，同時也有在各新聞雜誌上見過我們的面孔，他們榮耀的索照片及簽字，我們簡直是有些面紅，何苦的呢，這不是難為我們一樣嗎，然而終於也答應了每個人的善意的請求。

第二天太陽高處的升起中，我們從列車的窗子望見了遠山近樹，望見了田畝，望見了三五成羣的農人，望見了……

天空是高大的，有時有幾片白雲浪漫的飄蕩着，好像會使人感到寂寞似的。

從車窗望到朝鮮人農家的房，是那樣低小，而且多半具有滿洲寺廟之形，他們住宅左近都

是他們勞力所換來的代價，像大豆高粱麥子等，一片碧綠的朔風而舞，象徵着豐年。車入朝鮮國內使我們感到朝鮮風景的美麗，那綠油油的樹高聳在遠山上，我想到滿洲山峯的桔寂，野花隨處長着，香氣被無情的風吹進我們每個人的鼻子里。

車漸近京城時，天氣顯得熱起來，我們都是依着滿洲的節氣而服裝，許久乘客都滿頭流汗的樣子，這豈不是滿洲的六月天嗎想到滿洲，使我聯想到深秋時的氣象。

滿映的李兩台先生是心情最活躍的一個，他是朝鮮人，從他的面孔中表現出還鄉的高興，他時時對我們問，「朝鮮怎樣，這東外的景色較滿洲如何」我們都回答好，他好像非常自得的樣子。

午後二時半，車入朝鮮京城驛，許多新聞社及各藝術團體來迎，鄭小姐與我下車後便被記者們擁起來拍照，忙亂了一陣子，時間像流水似的流過去。

暖日的太陽，照着這半島，京城驛前熱鬧非常，我們睜開這未出世的眼睛東臨西望，啊！你看，有翠山環繞這繁華的城市，這兒有古老的鮮宅，有近代的建築，有寬闊的街道，有新形的電車，此外，大商店，大娛樂場，表現出廿世紀的進展。

在京城驛前與鄭小姐立候汽車片刻，許多街上行人，都用驚異的目光打量着我們，好像在心里說：「從那兒來的兩位滿洲女郎！」

風塵重襲的車子將我們送到笑福旅館，來不及休息，伊奈課長及李君便引率着我與鄭小姐到各新聞社訪問，首先至京城神社參拜，車子曲折的行於山道，山景呈於眼簾，那一望無際的碧綠，沉靜安閒的躺在那里，使人感到一種筆不能述的情趣。

京城神社與滿洲的忠靈廟相同，這是伊奈先生告訴我們的，神社立於山巒愈顯得威嚴靜肅。

從神社出來便一連訪了幾個權威新聞社，拍照，說拜託語，敬立，介紹……這一陣子的忙亂，使我們又想到未出國前，也曾訪過國內權威的新聞社，鄭小姐與我談起來，便不覺相視一笑。

回到旅社休息，我與鄭小姐的房間是較好的一個，窗子一開便望到遠山與近山上碧翠所擁的人家，天上蓬雲逍遙的飄蕩着，我立於窗子前眺望，景色又使我添上一層淡淡的鄉愁。晚間同伊奈小進了一次本町，本町與吉野町相同，然而積興熱鬧却非吉野町所及，我東臨

西望的注意着兩旁的商店，發覺物價較滿洲低得多。

看不見滿洲人，更看不見滿洲女人，我的服裝與國籍徒消耗了許多行人的時光。

第二日本預留沒有事情的，然而博覽會方面却約求在博覽會場出演兩次，於是過午便一行乘車前往，由博覽會場入室內之下，到了這哄々許多日，名聞東亞的大博覽會場，遊人像潮潮似的進出，博覽會場的牌樓高聳着，旗幟飄揚在空中，喧嘩聲唱片的聲音，由空氣能傳到遠遠的地方。

一進會場門，便可以看到許多個售票的木房在進出兩旁立着，走過去便是排列博覽品的接連々的各館，這兒有大阪館，九州館，蒙古館，滿洲館……等々，有數十館之多，各館門前那有許多進出的遊人，這天正是滿洲元日所以滿洲館門前擁擠不開，博覽會場的人先案內至滿洲館內參觀，內部陳列品完全為滿洲各種營業中的特品，贈物思圖，又不覺身置滿洲。在滿洲館門前拍照，遊人圍得水泄不通，只聽得日語與鮮語交流在其旁。

出了滿洲館又走了許多個館，我們看見了許多不曾看見的珍品，知道了許多奇妙的知識，我們立時便像別有洞天一樣的痛快。

會場裏的建築實使人驚服，這兒有各種遊藝場，有大食堂，有各種簡便的喫茶店，此外如品店，露天賣場々々，各具情態的設備，一木一柱都顯出特別表露事實，遊人曲折於會場各處，點綴着會場的壯景。

我們流覽着這京城郊外的大博覽會場，我門每一過目之處都有驚嘆之感，是的，像精緻的偉大建築與設備，得需要多少經費與時日呢！鄭小姐與我同具同感。

在博覽會場出演了，觀客如堵，上下無一席之閒，首先由伊奈先生對諸位觀衆講述滿洲樂與歌曲等，次述去鮮之目的與希望，使觀衆們先在胸中有了概略的印象。

伊奈先生講完話，音樂院滿洲樂部五人登台演奏滿洲樂，胡琴月琴笛三弦打琴，交響在這博覽會場異地的朝鮮却充滿了滿洲風趣。

滿洲樂在掌聲中完畢後，接着便是我登場演唱，許多觀衆看我這滿洲服立於舞台中央，寂靜中讓滿洲固有的古歌謠，藉着麥克風擴音的力量遍於全博覽會場，朝鮮半島也染上了滿洲歌謠的氣息。

其次是鄭詩君小姐的武術，鄭小姐隨身攜帶的武技，出揚手持寶劍滿洲樂的胡琴與鼓伴奏

着，鄭小姐乃出場表演，首先單獨起舞，隨即雙劍舞於頭上脚下，刀光劍影與場內顯明相映，觀家從日視之，鄭小姐立時成了美麗的舞台女俠，這真是很少見的出演。

在博覽會場中演劇是人類無窮的關係，故稱道不盡，我們一連在二小時內出演兩場，等一場的觀衆看完便使之出場更換，極觀衆，時時斷斷的寫過去，我們在熱烈的鼓掌聲中出演完畢。

高麗映畫的兩位名星訪於舞台，滿鮮藝術交流，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頁。

在博覽會場中有列車與飛行機之設備，供遊人乘坐，高麗映畫爲便製新圖片起見，便將鄭小姐同我與二位朝鮮女優撮成各種新聞片，例如乘飛行機與列車等，參觀各處等皆是。

晚間京報日報社在明月館有招待宴，出席者多爲新聞界與博覽會之關係人，杯酒聯歡，異國亦別具情趣。

明月館是朝鮮很有名的飯店，設備講究，內部也很完美，我吃朝鮮料理是第一次，味美的雖多，然而吃下來的也不少，來多半是涼的。

應酬餘興便開始了，這個大飯間內是有舞臺的，舞伴便是春覺舞，朝鮮綠竹樂器伴奏着也

很有值得欣賞的地方，春覺舞便是伽耶琴並唱，兩個朝鮮女人一唱一打鼓，唱的自然抑鬱等，歌聲與琴聲配合，十足的表現了朝鮮古歌風。

其次是四鼓舞，西道坐唱，僧舞等，全是朝鮮特有的東西，這種藝術雖不是甚麼了不起的東西，然而究竟是朝鮮自己的，使我們所謂的滿洲，甚麼是我們固有的呢，藝術猶失傳，新藝術乏人提倡，那固不勝有所感傷。

拖着與遊的影子歸到旅館，再準備第三日出演於明治座。

明治座是京城最大的電影館，上下設備可容二千人員，舞台之縱橫面積能三倍於國都電影院。

在明治座出演三場，每一場上下皆坐滿員，舞席無空地而秩序井然，決聽不到半點喧嘩聲，我覺得這是國人影院戲場所不及的地方。

在明治座的出演，節目同在博覽會場時一樣，只不過又添上鄭小姐的唱歌，原因鄭小姐只舞劍是太寂寞了。

任我們是怎樣的精神，也抵不住時間給我們們的疲憊，我們每一場盡力的表現自己的頂點，

歌場後又更起各社會之招待，應接不暇中，推走了每一分鐘一秒。

明治所擬每一節是九時至十時，舞客已趨滿員，舞小姐的歌喉婉轉我聽了激烈的鼓掌，我們因是請樂作奏，不能唱些時長流行歌，所以在回家時求多唱的時候，我自己不能伴奏唱了「何日君再來」，如今想起又不覺可笑。

一切總算在國慶中夜場，舞會散後，我們又各處遊歷了半日，一日午後的鐘聲快取便將我們散了歸來，京校前許多送行的手巾圍圍着。

秋 海

冷！記憶中的朋友！

相別又是三月了！記得在我們分手的當兒，那正是北地萬籟于紅的五月天。我們有滾一團鐘以上嘩々的談話。卒因了催人的鈴聲使我不得不拋出披得空，而你是默默的走開了！

我，無精打彩的隨着同學們入了教室，先生雖是誠心在談着課本，然而我的不靜的心，不時會無意中顯出了你臨別一刻那間的那句話。我說：「此次相離，又不曉何日重晤！」你聽完後強強的笑了笑，從那充滿悲戀的面孔中，可以料出你怎樣為難的擠出那幾個不受用的字句：「這也是最後的一次了！」噫！這真是難免不成遺憾嗎！

飄飄的滑走了一個寒的暑假，別人是如何的利用，我不來管，我自己可是終日一味的東顧西顧，足不落地的電影院裏遊蕩，有時偶爾或到朋友處談談天，就這搭搭所出的混脫了三十個苦熱的日子。朋友，當你看這這種，一定會厭感我不堪造就。好吧！我實在管不了許多。我之所以總想往外遊玩，正因為坐在空裏心情不佳。每趁木樨樹的果坐在露二台旁，常★

就迷戀在腦口和首沉思的境界裏。這沉思。含著過去的往事，隱著未來的悲哀。我雖是竭力
的壓制着這引人傷心的原子。然而呀！那是不可磨滅的，那終是不可磨滅的！

流光代謝，送掉了夏天，匆匆又來到這秋雨淅瀝的季節。朋友！你總該知道，若不是有點
感慨的，誰能禁得住這蕭殺的景象呢？青春一天天的消逝，蒼老一天天的將臨。十幾年來，
虛擲了寶貴的韶華，荒廢了努力前鋒。我後悔着我的一切，我不該沒入了無聊的漩渦裏。

現在，頭腦轉變了許多，似乎清晰了以往的污迹。知道自己應盡的本分，了解自己當負的
責務。雖每天幾乎披星戴月的在學海裡扎，精神有時感到了痛苦，但是未來的幻想的尖夢會
在心靈上添了無畏的安慰。然而猛的憶起了那句話時！「懷懷着渺茫的空洞的將來，希望
原不過騙人罷了！」不覺的又給了我一下重的失意的打擊。

你，到底還離了故鄉。不知那荒蕪而枯槁的塞北，又增了你一幾什麼新的期望？你的目的
很順溜的實現在你的征途，你不會再頹傷了吧！

昨天，忽的得了個老同學病故的悲耗，我也不相信我會立刻驚駭的直瞪了雙目，半晌說不
通話來。那傳達死訊的朋友，爲我嚇得担心了好些時。其實他也不曉得爲什麼能值得我這讓

這射出哀憐的目光用着伊爾的調子勸着我：「唉！人終於得死的，是嗎？你說！」我只有默
默的點頭。頭開。似乎旁邊有人在替我：「故人又歸了一個，你該仔細些你的人
生。」

朋友！如果上帝賜予我的日子也那樣短促，那我還不及作值青春享受者，免得徒留悔意於
天亡後。然而我又不自信我會天亡的，理智很清醒的告訴着，假設我長此活下去直到永遠，
我該怎樣的處置呢？冷！請你不吝賜教，我是感激不盡的。問你好！

你的朋友 雲雲

士 隨 偶 記

書空是那樣的美麗清潔，太陽發出和暖的光，照着每個人，不同心情的臉上，覺得身軀圓潤從樹梢掠過去。曾經在放開香爐一大批學生的校門，現在又把學生繼續吐出來，望出來的時候比往常早半天，因為是星期六，星期六的下午，教會學校向例是休假的。

我一個喜歡不上課的孩子，從煩人的星期一，便開始盼星期六的到臨。好容易在焦灼的狀態下，星期六是朝日的來了，於是我便緊緊背着書包，在人羣中趕快擠出校門去，我的心感覺無限的輕鬆。

我不是寄宿生，其實我家距離學校很遠，否則星期六的時候，更不知要逃到甚麼程度。誰都知道寄宿生是不自由的，平常不許邁出校門一步，星期日還都待被鎖在校里，惟有星期六的下午是他們的出入機會，而且下午六時便得返校，點名不到時就有疑問，在每個人的思想界裏，我不能住持的原因，一則因為受不了學校國王似的管束，二來我是問教人，我不能吃猪肉，這使我便作了身子隨便的走學生，如今這學校已與我有三個年頭的相識了，寒暑假

多，四處的景色我也欣賞得意滿心足，一九三八的末日來時，我門就被此行告別了！結束這三年來的不算友誼的友誼吧！

昨天，昨天是星期六。當無聲敲入每位同學耳里時，是那樣的帶着要人有好感的聲音，也許有如中頭彩的佳價報來時候。

嘴里呼着曲子，聽着腳下的短音，柔軟的春風小心的拂在面孔上，直視起來一樣。街上車馬人，買賣家的無機聲，路旁的乞者，高樓外的煙囪……跳上汽車，在汽油味中到了家。

在以往的星期六，我常常背着書包直接到電影院去，那時候，春市的每個電影院總是在星期六換新片子的。有時排幾位同學或二三知己去，也有時是自己去的。比較起來還是自己去的時候多，因為我的贊同學信耶穌的佔百分之九，雖然內中還夾雜着幾位魔鬼，不信的我們。

我們的師長，不僅是師長，還是我們的贊同學，他們就常向不信的人說教了「看影戲是不應當的污穢了靈魂，有搖動信心的影響」當時我們都好笑，以為看影戲對於信教是如此的大

道不道。我私下可憐這寡忠誠的信徒，假設她們真是寫信西人傳來的上帝的話，她們不會有一次影戲了！起初我不忿的與她們辯道（其實是在分辯理，分辯是否），但終因寡不敵衆，一笑了之。後來被我發現了秘密，原來在教堂裏喜歡看影戲的很多。我親眼看見一位在教會服務的去叫影戲，我的貴同學們，更無須提了！

電影院的星期六，是那樣的熱鬧啊（有時星期日比星期六更甚），尤其是星期六的下午，各機關各學校多休息，影戲場裏充滿着形形色色的人物，老少男女，擁擠一堂，倒也是有趣的。的雖看影時總是人多好，興味也較濃。比起獨自一人欣賞時，有天壤之別。不過喜歡鬧處幽靜的人，或者願意顧客落些。但是誰也知道，喜歡看影戲的並不是都雅好安靜的呢！若是以往，我仍是懶着舊包廂影戲去，直到黃昏後再疲憊的返家。可惜影界如今都太不景氣了！各影院節節縮縮，多是捲土重來（也許三來四來，不僅重來的作品。那麼好看影戲的我，只好忍着這兩支眼睛，準備着國產片公映時候再欣賞好了！

昨天的星期六下午，我是與我老朋友宜在公園里溜騰去的，初春的公園里，空氣是暖和平和的太陽的光線是溫柔的，那曾經醉臥過許多男女的草地上，只有三兩位穿着春裝的日本女人在

那草色青青近却無的地上走着，談着。在草地的盡頭有位青年在凝視過身的直頭着在烈日光浴。附近有一個學生拿石子擊高公里的雀鳥。我與宜慢吞吞的走着，口里唱着迎春之歌。

許多塵埃團閉在草窠內，許多人在半處外圍弄着，許多笑聲一陣一陣的傳入耳朵。

園內就有靜謐的幽美呵！雖然那紅紫的花兒還沒開，鶯歌的雀類都未至，那有着濃密葉子的樹仍在枯枝。然而聽得那橫有權威的太陽嗎？在太陽的底下的生物都是欣欣向榮的，尤其是這春光明媚里。

橋下的河內如今沒有水，乾涸着哪！有個愉快的人在拍着幾個軍人和幾個女人孩子，我與宜朝着太陽在橋欄上坐着，靜靜看着樹下的石山的石子上，有位西洋的肥胖老人給一位滿洲的少女拍照，那少女很風趣，她是與那位西洋的肥胖老人一齊來公園的。

繞着園內走一週，亭子裏是空空的，石燈上沒有人坐着，園內南端一羣工人在鑿着石子，輕妙的聲音，像寂寞又像焦灼。

一位服裝飄洒的藝術家在專心一張寫生畫。

我們湖塗的儘管將光陰度去了，太陽也偏斜的西下。我們各懷着似乎難以搖動的心意出了

公園，走不幾步便回觀音寺，望寺邊樹林的公園是否無意。

進茶店出茶店，下女的懶懶，留聲機的悠揚，還有兩個滑落在星期六下午的孩子。

日子的愉快似流水，從前跑到現在，不覺算是短時間了，青春在可憐的艱難生活裏將過去。這老滿光叫及希望的險不怕老去得慢。當心情高興時，也會跳起來狂舞，心懷憂鬱時，更會五抱著頭哭。我們忘記過我們的忍痛，更忘記過我們的以往。這日子極容易着年齡跑去，誰都知生命有殘廢的時候。當我們着曠日在墓里時候，會不會感嘆着人世上的曾經時快呢！

當我太信靠朋友的時候

當我太信靠朋友的時候，我是那樣的失敗了。不，說失敗勿寧說是受了欺騙。天哪！我不是在無病呻吟，真的，我現在是怎樣的極心發啊！

她是我七年來的知心朋友，我們從童年便相識的不算左右，直至如今我們都不是小孩的時候仍舊攜手在一起。我們既有誤會，我們有的只是了解，只是同情可惜了解與同情，也被欺騙給破壞了，我不甚感念到我們過去七個年頭的那相愛，那友情，那信靠的誠懇啊！

我敢對天發誓。我愛她，我愛她，睜過我的母親，睜過我的姊姊。我們雖到不上同性戀，但我們却似乎沒有分離的可能。我敢斷縮短了我壽命來堅固了我們片刻的友情。唯其如此，我信靠她頗有一點疑慮，她同時在種々方面，信靠我也頗有一點疑慮的呢！

她，意志很薄弱，她缺乏經驗，她太感情，照生日來算，她大我兩月，我該稱他作姊姊，然而因為她常是找我來代她解決事體，找我作指導，於是我好象是她的老師，是她的參謀，

不，是她的正職的指導者。她對得起我，她就聽了我的話。這還是現在以前的事。

她的環境，促她總往死的道上跑，爲了他的可憐的母親，她幾歲將近廿一的母親，她活下去。她慢性自殺的活下去。不是嗎，當她八歲上失掉爸爸的時候，她的母親就很傷心的看顧她，似乎有慰於地下冥目的亡魂。前些日子，她哭得厲害，她寫下了遺書，不過她並罪有死，她也明白的知道寄人籬下，是怎樣的難哪，就算自己不耐活而自殺了，但留給別人的，尤其是留給母親的，那未免都太不可推測了。

現在她騙了我，她不動聲色的日，在騙我。我要她聰明的刻苦些，我要她往真正的人生路上走，也許我信靠她出了毛病，她如今預備去演悲劇，去作悲劇中主角。我發覺了。我心痛的流不出淚來，恨吧；我不忍恨她。愛吧；我還要一個將死人作甚？我悲悼着我們的友誼，我們不能再相互信靠，相互了解，相互的操守到永遠。她雖有力量再不要我對她的信靠的心動搖。我放棄了她，我不交她這樣的朋友，我雖是失敗下來的，只少別人有認爲是失敗，誰要我是裝作啞來着？她自覺作事能瞞騙過去我，他實在太幼稚。算了吧！等我親眼見她登台出演悲劇的那一天，那才是我勝利的時候！

記得一位朋友告訴我：「最是你信靠的朋友才是最騙欺你的人」誠哉斯言！

我失去友誼的誠摯固屬傷心，同時我這位朋友，她也未嘗不痛覺着她的損失。無奈局而是害人的主宰。我又怎能太挺身而前硬裝有膽量有勇氣的假諷刺者。若者天，我的苦衷其誰知之而同情？究其竟，信靠朋友到底有甚麼好處呢？

夢見了亡兄

是在一個沉寂的黑夜裏，我夢見了亡兄。啊！這該是怎樣沉痛的記憶呢？我不給寫下了說來。

亡兄已逝世兩年餘了！他那在世時的音容，至今仍清晰的遺刻在腦子裏。是的，亡兄是那樣的半透明，那樣的聰明活潑，更那樣的多方人氣。可惜運命與遭遇，不，該說是社會的不健全，他死在斷橋橋上。遺體我每一念起，便心如刀絞。像我那樣不可多得的奇才，怎麼也會忘記了休養而終於斷橋呢？同時，我更聯想到，社會上所有無數的靈魂也死於斷橋了。我嘆息不出來，我吞氣到肚裏。

亡兄是插行第一，是我們的長兄，貧窮的變賣會將他虛擲了無邊的精力與金錢，然而結果却獲得的是一片痛心。老父親的皺紋，老母親的白髮，那裏將怎樣尋覓着兒女傷心的原子呢！我最怕老淚縱橫在父親的臉上，因為那就好像刀子落在他們的臉上一樣。

夢中我見到的，亡兄仍是那極生動的態度，只是精神上顯着憔悴，一個在中年死亡，有

志剛無處去他的樣子，我笑倒在原的懷里。不知甚麼時候，我抱着我本來夢中醒來，我的枕邊已滿，沒說了淚痕。我睜着眼睛望不到甚麼，充滿悲劇的，只是無盡的黑暗與些可怖的無影，耳邊響着遠村的狗吠。

哥，你爲甚麼要那樣的使我從夢中醒來呢？兩年餘我見不到你的形影，感謝夢，使我們現在一起了，然而你又那樣忍心的讓我不多留片刻。哥，難道死後的靈魂仍不同情這活在人世上的衆生嗎？

仍使我懷念起一點遺憾的，那便是長兄逝世的時候，我正同學校旅行在遠地的千山。我只願留連着風景，貪食於快樂，我却忽略了臥在病榻上的長兄。我還記得在千山的某天早晨，醒睡時，木柵忽然斷了一根柵，於是我很急驟的想起了死亡。然而我又不深相信長兄會離開這人世的，誰料在我旅行歸來，在我眼前的，只看到屍具橫陳。我哭昏在地上。隨我更往何處追回他來呢，這茫茫無際的塵世啊！

長兄有位嬌潔的太太，同兩個天真的小女孩，不多日前，我感到她在異地的淚痕，便買車回鄉，絕望悲無盡頭的嘆息里，得知了長嫂的改嫁，我在心里爲感得說不出死麼，本來我

是爲國家尋求宏圖的，然而我却又採得了這麼多的悲劇的材料。主哪！我將怎樣安放起我這片沉重記憶呢！

我對老父親提起夢見亡兄的事，他老遠氣息都鬆懈了。母親的白髮內好像閃動着早年的灰光。

雙親只有我們幾個孩子，然而長兄死掉了，三兄與四弟也爲着生活跑到遙遠的克山，我從去年便隻身寄食京門，家裏唯留下可憐的雙親。這使我有時在靈魂上都感到慚愧。

假設長兄不會被異宰拖去了生命，那麼他至少會在家陪養着爸爸媽媽的，然而他死了，他被害了——我還能發實於甚麼呢！在夢里看他那那樣的短促啊！

雪 途

像一片幽禁的靈魂，我孑孑在雪途上了。雖有半點人煙，更看不見散步尋食的狗，連鴉鳥都不從頭上掠過。我感到過度的寂靜，那無邊的空虛在侵蝕着我。然而我更這寂靜，我更愛這無邊的空虛，我覺得寂靜與空虛也是人生。呵！多麼想得開的孩子呵！寂靜與空虛也是人生。

睜開這色盲過的眼睛，（其實，我何曾只限於眼睛色盲過，同樣我的心也色盲過呵！）望着我孑孑看的前路，到處都是銀白，到處都是呈現着一塵不染。那潔白的雪，像天女散下的花，散在地上，散在樹梢，散在人家房頂更散在那橫於空間的修長的電線上——「靜散在我的心波上幾片吧」，我這樣在祈求着了。

是的，我會那樣長時期的需要着，不，期待着，幾片潔白的東西散在這枯澀而污穢的心波上吧。然而我移動是在象牙之塔里作夢，作着婦人的夢。

幾年來，達到的儘是使我緊閉着兩眼。靈魂上的安慰，等於睜視着深夜中天空的月色。多

麼遙遠而又多麼渺茫的呵！

雲，漸漸的落得濃了。前路是混亂的煙着我的眼睛，那原來是霧花在飛舞。飛舞着吧，趁着天時給你的機會。

緊閉着我的頸，將我的兩臂也緊緊的貼在我的前身。我小心的彳亍着我的前路，前路的好慢多厚了。我專心的聽着我足下的響音，那兩足踏在雲中的咯吱咯吱聲。我更數着步子，一似在尋着天去了的青簪。

跌落在無盡長的長途，飄泊在流浪的路上，甚麼是使人高興的，更甚麼是使人憂傷的。本來，不計較着一切，纔是真正了解人生的。

千頭萬緒，數不清的是飄海的波浪。

我愈發感到過度的寂靜與空虛了，然而我愛它們的。不是嗎，我仍猶像一片幽昧的靈魂，斷續彳亍在雪途。

夢

我永遠在做着一支夢，然而我總是不會做完，顯然的，我不會完全我的夢，我厭倦了它。我思過，「既便那有完整的夢，也該有個完整的夢的影子吧」——但是我完整的夢的影子呢。」

何曾不知道，人生也正同一支夢，從人生的夢醒來時，也該是被上帝喚回的時候了。當每一次我親手敲碎我的夢的一剎那我立刻可情起自己，我捉不到它的影子，甚至我咒詛我的生存，於是我更聯想到歸去——靈魂永久維繫的地方。

最怕着天上的飛雲，因為那太像我的美麗的夢，雲飛開去的時候，也正像那夢依稀不得，而被我敲碎了的時候。

燕子掠過去了，帶走了溫暖的日子，帶走了我的記憶。

寺院的鐘聲，何必再響澈在迷夢人的耳邊呢，連迷夢時的記憶都丟却了。

每天，我踏過那修長的馬路，我望見無邊的遼闊，我彳亍着我的步伐，我居然要猜疑後我

敲破的夢是逃在那無邊的遼闊去了。給我一點影子罷，我慣於得幽昏。

夜裏我真的是從夢里醒來了，黑暗抑止了我的呼吸，我喊不出半點憂鬱，一個熟稔的聲音響在我的耳側，「你不要在追尋你的夢罷，你已經無情的敲碎了它。可憐的孩子，你永遠將是徬徨的了……」，我驚起來，聲音不知從甚麼時候消失，只有黑暗仍在壓迫着我，窗外透不進一絲光明，太陽的步伐像個龍鐘的老婦，她暫時會到來呢，我的身旁將是永遠的幽暗長夜嗎？

青年人，青年人的命運，不，青年人的夢。

春 朝

在不盡長的黑夜里期待着黎明，那正如在不盡長的冬日里期待着春天一樣。是的，我永遠是個期待著春天的孩子。那一顆期待著的心，不正是像望穿了眼睛在盼望著我的戀人一般憔悴的嗎？每逢，一想起春天的喜愛，就不得討厭起冬日的特等。然而如今，春天畢竟是懶懶的來了，於是就開始從遠遠的僻鄉走向和煦的國度裡來。將我這顆在期待中憔悴的心，也該讓它稍事安息了！

春天，它該是個嬌媚的女神罷！每一個人棲息在她的羽翼下活過這片刻，是受她片刻的愛撫。這愛撫雖是片刻的但縮短了壽命來兌換不也是值得的嗎？啊！這難得的精闢呵！

早晨，我浴着疲倦從夢里醒轉，我發覺春日的陽光在輕敲着我的面龐。不是嗎，它含着微笑的印痕漸漸接近到我的全身軀，我也像隨著它在興奮的跳躍着，用着輕便的步伐，在跳躍着一隻翩然的舞。我愉快的從床上爬起來，遠遠的携着我的明朗的心情，迎着晨光走向附近的公園去。

那些響亮清脆的小鳥們的歌唱，是活像一隻隻柔婉中的曲子，我不由得抬起頭來望望。那綠的樹葉中間，空閒的樓臺許多我不知名爲鳥。請呀！那空閒的樓臺，那清麗的羽冠，還有那活潑的一鋪脚來。

河邊，是何許人們在談水談去的呢？我抽出百分之九十九的滑潤的管筆一支長木椅上。我的目光從那些何許人們的頭上跳過去，又落在細細解處的河水上。啊！那金光閃閃的水波，這該如何來象徵它們的美麗與幽雅呢！我閉上了我的眼睛，我預備在做夢回憶的夢。

啊！提起回憶的夢，我又不禁在心里長吁了一口氣。是的，它是片灰色的雲哪！它常常籠罩在我的心的青空，常常也過去我的心太陽。

會記得，披著滿身冷汗驚醒於我的回憶的夢。也會記得，我失去知覺昏倒在我的回憶的夢。更會記得……總之，我久遠的爲了它遭受過殘酷的哀痛的。

如今，我又予他在做我的回憶的夢。請問蒼天的天，這春朝里回憶的夢，該不是具有一極可怕的面龐罷？

風 天

在一年里，我最喜歡的是初秋時節。最討厭的便是春天。尤其是春裡風土揚塵的日子。是的，風天對於我倒直像一個冤家。然而自愧力小，冤家也得碰頭，因爲我生長在宇宙裡。

要我又怎能離開這宇宙裡的萬象呢，風天我也只好讓它風天了。

許多人喜歡春天，像喜歡他們的情人一樣。我則不然，我怕厭春天又正像憎厭我的情敵不

是嗎，我也不應得我是如何說起的。

我喜歡初秋，我常常在初秋時心情特別感到愉快。不信你可以看，初秋時的高空是多麼美麗，那朵朵的白雲變幻得如何使人神往呵，當太陽升起的時候，空氣帶來花香鳥語，天井中如有草木之類那都一定會唱出點點聲珠在花木上被太陽反射出萬道光芒。天氣像似海水浴出來那樣清朗，聽不到半點風聲，望不見半絲微塵飛舞。多麼清快的秋呵！我贊美她是位靜美

的女神。

春天呢，也許我不該太抹煞了她的優點，她是一年之中爲首的長姊她有美麗，她也有優麗

張我權

黃曼珠

在澳洲，他是很幸運的作家，他有著一個聰穎的頭腦，而且寫得一手漂亮的美術字，（正他的作品一樣，他的筆法也畢竟不弱，）他還有相當的修養，現在已經得到一部分的，他還用過戈不和干雲的筆名，二年前，是在「黑光」上努力，那時還有秋聲、荷、雲威、楊松、錢等人，人，很儂，很貧，不過要來世，結實些，後有一點神氣，很易使人親近，他不笑，的，聽了他的話，腦子裏立刻會想到一原來，實人！——因為他不說大話，很少有虎大虎地他煩厭出風頭，我們同輩數年，從不會見他前說過一句話，他也從不反對別人的話，份守己的紳士。

畢竟第一步便走「正當」了，總務常之與，如公司之與新式商店，所以生活是很舒服，是很優裕的，這多少也是使他成功的一種原因，少說也是一種助力。

處在他的地位不能不講衣著，但是他的常常弄出一道刀刃的摺兒，上身領帶，的，閉上眼睛一想，他下班時候，在孤有往門前，紅牆碧草中向家走的道上，也彷彿是筆下兼香港市的流連者。

他很勤勞，某報編者第一次訪他的時候，務常的傳達室，他的門沒有扣，以在路邊這笑話，黑光朋友們是很高興講起的。

最近得錢同他一通往來，因為都一筆錢化，（三五、九、四、無名作家等

張我權

樹木失去靜態，搖曳在半空，靜物也失去靜態，東翻西倒的像着了魔。

——呵，風天，他究竟是使着甚麼旨意，降臨在我們的面前呢！，他沒有他的美妙，這

是凡人猜想不到的。

總之，我始終憎厭春天，尤其是春天里的風天。

許多人會為她瘋狂，許多人為她愚重戀，呵，我也有些感佩她同她力了。然而，可惜她的風力多少是有着缺欠的，她雖有美麗，可是她的靈魂也許太年青的原故，是禁不得風霜的，她有煩惱，她的煩惱也是屬於天道的，不在此也，更有風寒時之伴，在她正持澆展的時候，是的是就是我所說的風天，我憎厭的風天。

其實，今年我好得多了。記得前二年的春季每過到風天，心情不由得變的可怕。站立不安，情緒亂然，任甚麼也打不起精神來，就有如失戀後的情景，想自殺又却回，厭世的念頭佈滿了全腦海。

真的，我怕着風天，那沙塵遮空，更遮去了有光的大陽。那嗚々的風聲。像壓着一個悽慘的故事。該想，這怎能讓人有快感，這只能形變以憂鬱的。——是的，風天是憂鬱的象徵。

每當風起的時候，我想着田野的茅屋將倒塌誰許。

街上的行人該就他她們似瘋人罷！那零亂的頭髮，那飄起的衣與裙，那滿臉的風塵，那逃避睜睜着的兩眼……

張我權

張我權

黃曼珠

在澳洲，他是很幸運的作家，他有著一個聰穎的頭腦，而且寫得一手漂亮的美文字，(正他的作品一樣)的漂亮，他的筆法也畢竟不弱，(正他去他自相當的修養，現在已經得到一部分的，他還用過戈不和于雲的筆名，二年前，是在「黑光」上努力，那時還有秋聲、荷、云威、楊松、錢等人，很佩服張資平，不過要來書信結實些，他後有一點神氣，很易使人親近，他不笑，是實人，聽了他的話，腦子裏立刻會想到一原來他煩厭出風頭，我們同輩數年，從不會見他前說過一句話，他也從不反對別人的話，份守己的紳士。

畢竟第一步便走「正當」了，總務常之與，如公司之與新式商店，所以生活是很舒服，是很優裕的，這多少也是使他成功的一種原因，少說也是一種助力。

處在他的地位不能不講衣著，但是他的常常弄出一道刀刃的摺兒，上身領帶律律的，閉上眼睛一想，他下班時候，在孤有往門前，紅牆碧草中向家走的道上，也彷彿是筆下那香港市的流連者。

他很為虛，某報編者第一次訪他的時候，務常的傳達室，他的動門沒有扣，以在路邊這笑話，黑光朋友們是很高興講起的。

最近得錢資平回他一通在英帶，因為都一筆錢化。(三五、九、四、無名作家等

張我權

樹木失去靜態，搖曳在半空，靜物也失去靜態，東翻西倒的像着了魔。

——呵，風天，他究竟是使着甚麼旨意，降臨在我們的面前呢！他沒有他的美妙，這

是凡人猜想不到的。

總之，我始終憎厭春天，尤其是春天里的風天。

許多人會為她瘋狂，許多人為她愚弄，呵，我也有些感佩她同她力了。然而，可惜她的風力多少是有着缺欠的，她雖有美麗，可是她的靈魂也許太年青的原故，是禁不得風雷的，她有煩惱，她的煩惱也是屬於天道的，不在此也，更有風暴時之作怪，在她正持澆展的時候，是的是就是我所說的風天，我憎厭的風天。

其實，今年我好得多了。記得前二年的春季每過到風天，心情不由得變的可怕。站立不安，情緒亂然，任甚麼也打不起精神來，就有如失戀後的情景，想自殺又却回，厭世的全願佈滿了全腦海。

真的，我怕着風天，那沙塵遮空，更遮去了有光的大陽。那嗚々的風聲。像壓着一個悽慘的故事。該想，這怎能讓人有快感，這只能形變以憂鬱的。——是的，風天是憂鬱的象徵。

每當風起的時候，我想着田野的茅屋將倒塌誰許。

街上的行人該就他她們似瘋人罷！那零亂的頭髮，那飄起的衣與裙，那清臉的風塵，那逃避睜睜着的兩眼……

飄零的心

日子快得無法比喻，爲了生活，一個人離開了故鄉飄零在異地。說自己是超人，儘願以光亮的眼眸透視了人生。然而誰又曉得，我也曾以熱淚在零地送過了多少佳節。

其實，近兩月來利好多，比不得兩月前日子是愁苦的——爲了妹子的天逝而終日悲啼，爲了弟兄的遠隔而哀怨難解。如今死者，一去不復回，離者也難再聚首，俄望天涯，還一腔憂鬱也無從訴起。蒼蒼的面孔皺紋與日俱增，燭燭的白髮愈形禿落。他們的孩子增多，却誰有一個了懷着孝心在他們面前奉養的。睜着眼睛是寂寞，閉上眼睛又是空虛，那一片空落落的日子使他們怎樣打發過去的呢！年老人常常爲思念遠隔的兒女們老淚縱橫的——可是誰又來注意到呢！這衆生愈繁而愈顯得空曠的宇宙。

仲秋隨着楓葉紅的當兒飄來，如今也飄去，記得昨夜同着兩個朋友在馬路上踏月，那高空，明月色，那月下慢步的每個人的心……

我，也許是慣於情感浪費的人，常常在極度熱鬧的場合下而感到過份空虛，總想抓住現

實，但飄零總又抓不住。時光總是個殘忍的鬼，它恨心的推動着每個人走向物化的路上去。說自己看人生是太悲哀的話，則勿寧說是自己看自己是太悲哀了！不是嗎，以前，我常常欺騙自己，作些個違心的事，說些個違心的話，被榮譽遮了眼睛，與世俗同流合污，如今我似乎有些恍然，我想我既是人類之一員，便應該尊重自己的存在，要作些人當作的事，走些人該走的路，我信靠自己的意志，更信靠偉大的真理，——還是別讓自已說些個訂長的話罷！我願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醉

很幸運地，我居然又喝醉！酒的芳香刺激我的感官，在過度的興奮狀態下我狂笑起來，我分明記得狂笑時的淚水會潮濕似的流到我的嘴里，我還能從味覺中辨別出那淚水是鹹的。

這是第二次的醉酒了，記得第一次醉於酒的時候還是五年前，那時自己正有着一隻粉色的夢，那夢的對向是我的一位日語先生，一天恰巧有位從京地來的女人有宴會，我同我的先生都被邀請，席間因這份的憂鬱痛苦着我，於是我在某人的讚酒聲中狂飲起來，那時我是第一次飲酒，酒醉後的感情，彷彿很熱烈也很勇敢，我依稀記得在醉後的流淚狀態中，哭訴着許多勇敢的話，事後想起來覺得很滑稽也很無聊，便決心不再多飲酒，五年來從不曾醉過第二次雖然酒量是比從前進步得多了。

突然，昨夜在友人家又飲起多量的酒，加之近日的憂鬱與悲哀，痛苦着我的身心，我何嘗有一分一半是平安着呢？心情總像是一隻風中的燭，飄搖的，飄搖的在我的生活里。

「何不用酒來澆熄呢？」自己這樣想着，便放肆的飲起來，友人再三的禁止我多飲，然

而我不聽，我會說出那麼一大堆飲酒的理由，等到友人多須臾其禁止我多飲的時候，事實已擺來不及，因為我又一邊狂笑起來一邊流着淚水了。

忿怒與感傷的情操，像千萬萬馬似的湧上心頭，我想起一年來的新塵垢夢職業，戀人，家庭，朋友；甚麼又是我的呢？它們像聯起串來欺辱我，欺辱我這個掙扎在生之漩渦里的人，我能有甚麼反抗呢，我只能忍受，忍受着這忍受不了的日子，我，我究竟應當走向哪里了呢？誰又能知道呢！有多少歲月我是活在愁苦，活在黑暗中活在無底的深淵裏呵！我不願任何人來同情我，所以我不願對任何人提起在感情上受包圍的話，是的，我怎麼說呢，那空氣顯多麼讓人難受呵。

藉着酒來埋葬自己的愁苦，這是怎樣拙劣的把戲，我自己很明白，當被酒弄醉後的心胸，是怎麼悲痛得難以形說了！

我不知我這次醉後又在狂笑的淚聲中說些個甚麼，總之，我是又勇敢的說出許多別人聽了不懂的話，不，醉話。

甚麼時候再能連夜的醉過幾次呢？在近日的生活中，心情又使我想起了飲酒。

盛夏的寂寞

是的，有誰來真的洞悉這盛夏的寂寞呢，只有憂鬱在這盛夏里的一掬丹青色的心，它確實地證明了盛夏的寂寞。

我很後悔，因為不在意的將婦人的春光放走了。如今我處在酷暑的盛夏，於是在極度太死沉的寂寞里，讓我又怎能不閉上眼睛，常做春光的夢憶呢！我懷念着逝去的春光，正懷戀念着忍心離棄我的情人一樣。其實真怪，我愈是戀念它，而我愈被盛夏的寂寞糾纏着，糾纏得使我喘不過一口氣來。我寂寞得低下我的頭，輕微的嘆息着，這嘆息里面，扯長我綿綿的情緒與哀愁。於是在埋葬過的一大堆的日子里，我又掘出了我沉痛的哀戀，啊：那沉痛的哀戀哪！

早晨，太陽的則很快的走起來了。這區區僕仆的太陽，它不懼艱辛的從多少年前便開始它的旅途，到了現在的盛夏不知它已跋涉了幾多的春秋。「爲甚麼不休息片刻呢」在這樣熱的天，我心里這樣打着問語。

我默然的看着太陽的影子，它移動得似乎比平常的手腳遲緩，顯着不勝疲倦的蒼老。我動了憐憫的念想。然而我又禁不住寂寞糾纏。

午間，我懶懶的坐在窗前，太陽的影子正懸在空中，熱意瀰漫的侵蝕着我的身心，我落下的在屋中散步。不在意的忽將視線掠過了窗前的幾盆花，我爲她們反射的姿態刺激着，於是我又寂寞起來。是的，你看，她們不是憂鬱了嗎，靜靜的擺在窗前，那有半絲動作，更際有一字話語，只有像個無畫的女神，在安詳的度着它有眼的歲月。啊！她們的態度太近于消極了，有時我凝目注視着欲問她們作問答時，她們的沉默就似乎答覆了宇宙間的秘密。太陽的影子有時從她們的頭上跨過，她們只是微微的笑着，然而今天我却覺得她們全像無知的啞叭。於是我在憐惜的狀態下，又陷於無盡長的寂寞。

晚間，一個薄暮的黃昏中，我獨自走在附近一所公園，晚風含着涼意由迎面吹來，帶來了甚麼消息呢？我漫步在平滑的馬路上，無聊的細數着步伐。

路連公園的門，便看着落日的影子留戀在參天的大樹上，爭妍鬥艷的高懸于紅立在行路的兩旁。我無爲似的東走着西逛着，我說不出我的心情，尤其是當我看見楊絮被風吹滿園內遍

地時，我彷彿又想起了自己的噩夢，睹物思情，立時在心坎又湧起無畏的寂寞——

近半年來，因在情感上遭到意外的惶擾，身與心所受的刺激下，幾乎使我不能延長了這口氣息。然而爲了期待幸福於未來，我又不能不忍受現在。於是在多次的痛苦的淚水中決定了命運。我不懼艱辛的從相識的人羣里逃到陌生的地方，靠着夢影伴着我，我流過了許多地方。我看過古城的桃李爭妍，也望過海濱的波浪相衝——然而無論如何總解脫不了身心的苦痛與煩惱，我彷彿是被幸福忘卻了。

也許時日演進的關係，苦痛與煩惱如今已不像往日那樣壓迫我，我的氣息也似乎漸漸平復，但是却有一件使我不能解脫的便是這盛夏的寂寞——。

報：

寄

記得離開你的時候，故鄉正是春光明媚的季節，流光易逝，幾個月的分別，這北國也秋意深濃，憶起埋葬過的盛夏，又不禁使人感慨於中。朋友！你也曾動過今昔之悲嗎？

在流浪旅途中。給你寫過兩封信，彼時因爲我旅行中無定址，所以也祇有顧到你的覆信。我知道你忙於賢妻良母的責任，所謂侍候丈夫，撫育嬰兒，這已經將你遺棄尊處優的小姐折磨得够受，一顆柔心許早經憔悴，朋友，我們雖是知交，你究竟有那忙里偷閒的興趣給我作覆與否，這也是值得疑慮的，寫到這，我腦海里浮起你的面龐，瓜子形的臉顯得更瘦了，兩條眉毛總彷彿要皺在一處，那種不耐煩的樣子常常被你女兒啼兒處待得更難以形容，於是你便一邊照料孩子，一邊生氣地對我說。

「幫，無論如何千萬別結婚，結了婚簡直與囚犯相差無幾。所謂家庭這只是給女人帶上枷鎖訓練，束縛你得不到半點自由。戀愛是甚麼，無非引女人跳進牢籠，等跳進牢籠後，一切

也就算了結，戀愛的美夢那只是時間性的麻醉。朋友，假設你生活得很平安，我勸你還是對婚姻這條關口努力逃避……你總覺似乎要哭出的樣子。

我很洞悉你這一片誠直的心願，當時我本想打聽你丈夫的近日情感如何，後來轉念一想算了罷，反正他總不會再是纏你時常痛哭流淚的佃伙了！男人！

我，依然活得無聊，身體的疲疲難同往日一樣，然而心的健康却已失去魄力，生活對於我，彷彿再沒有甚麼興趣，雖然我很詳知無目的的生存不如死，但是偏常常又湧起與人生作戰的意識。我很恨，恨這世上的一切人與物。我失却對生活的現金與信仰，我懷疑，懷疑人與人的過往物與物相接，二三年來在情感上已極度的顛倒着不幸，這不幸雖是自誤的起與，然而我的朋友，像我們這樣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生存着的女人，有幾個又是聰明的呢！

其實，每個人那能作到超人的淡泊態度也就好了。我算不超人，相信自己已能解脫，爲了向人生報復與作與，我勢必重履旋歌，我並不悔惜過去，因爲有了過去，纔產生現在，我知道我自己很老大，然而朋友，我却請你睜開眼睛看着我。

再告訴你一個消息，戲地死了，這是我返京後纔知道的。記得我離開新京時，是他親身把

我送上車廂。這以前我曾面交給他一封長信，裏面並非與友人之語，動靜無一不詳請忠實，也問過明人的向例是有自己的主見的，結果怎樣呢……據說他死於肺病，勞勞留下一卷文字又遠在他方。朋友，你聽了這消息後有甚麼感想呢？總之，這一代風波擾攘的人物前逝了，那麼你再來信時，也就不必問候他了。

不想多寫下去，屋外正落着綿綿的秋雨，心坎是落莫的，我懷念心外逍遙的宇宙，然而朋友秋深了。

一切都是煙

當我與愛人絕交的時候，我是那樣的悲哀看了！悲哀得萬萬於忘記自己仍活在現實，痛苦得飄渺。是的，終日若有所失，心坎像是黑夜里的一隻孤舟。往何處去呢，我彷彿又做了一灘活泥似的起不來了。總之，當與愛人絕交的滋味，活着都覺得是不得已，就像欠債不還，讓債主逼得走頭無路一樣。

其實，在悲哀之外，又何嘗沒有幸福呢！我是個遠觀的人，實在說起來，與其說是遠觀，不如說是呵！精神十足。我覺得世上的事情，既有時間磨不掉的記憶，也有死亡解決不了的痛苦。固然有的人反對說，單等時間來磨掉記憶，死來解決痛苦的時候，也就很可憐了！然而你究竟能有甚麼辦法呢，我們不能太認真「愛」在這現實的世界根本就有，嚴格說來，「愛」得好好：「一切都是煙，愛也是，愁也是。」

戀愛真是一種熱病。常常得發昏的時候，當然失去理智，失去判斷。但當你熱退清醒來的時候，也許就會忘掉當你發昏時竟說些甚麼話來着。

有愛人在心上的時候，彷彿是有信仰，靈新繞上帝一樣，早晚在你心上轉得着。將自己折磨得時常心躁，時常不安。一旦之間失去了信仰，上帝離你而去，在你所哭悲憤之餘，你將何去何從呢！——其實若是真愛的話，爲了外來的暴風雨使彼此的愛天造，那正是愛苗不死，永遠記憶在心頭，永遠開在自己的懷念里，我永遠還是愛，這總比結合到一起後來又愛厭了強得多。我與我的愛人便是爲了感風雨，不得不中途分手了！固然二十年來我把真心交給他，算是愛人推殘也也好，算是愛人丟掉也也好，但在絕交後，我却無所恨恨無所怨怨的向愛人表示了再見——與是我自己重新振作起來，走向自愛的途上。

有一次在一個朋友家里，我與我的愛人碰上了！我們仍舊像昔日那樣說笑，大家彷彿是看破了紅塵，否認了戀愛的存在。是的，「不能結婚還不能作個朋友嗎？」後來我們各唱了一隻歌。我唱「清流映明月」，愛人唱「春風野草」。記得臨走時我們都流了幾滴眼淚。到現在我們仍舊懷疑着，究竟該落到怎樣下場纔算是真愛呢？與愛人分手，簡直是一首無可奈何的悲壯的詩，有的朋友固無哀悼我們的分歎，但我常想羨翁失馬，焉知非福呢。

流浪者的心

前 記

這是一封拾來的信，當我閱過後，曾在心靈上激起騷擾的同情的蕩漾。我以為這回顯露在人海的流浪者，他的故事是如此的深刻的感動着每一個人的靈魂，記得我的淚幾乎濕透了全信紙。是的，我也算是個流浪者，我對於流浪者的遭遇是常會在一剎那觸目接而驚其心，雖然我不是一位男性——我或者遇過不着男性流浪者的境遇——。

下面是幾位的一封流浪者的信爲了保留真面目起見，我不會增刪過一個字。

素非：

離開你已經是三度風霜了！日子過得快本是無可說的事。然而你的老朋友被日子折磨得只剩下具可憐的行屍，也是無可說的事。

在故鄉溫柔在懷里生活着的你，比起我這飄零在異地的人，其滋味又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離開故鄉算來終是三個月頭，這三個月頭的歲月早將你老朋友的壯志變成頹唐，不說也罷。

真正你這信裏想讓我生活在那條上的人又是怎樣的呢？

十九歲的時候，從學校裡多了幾分決心到外鄉來。是的，我在這等夢思的生涯，在實現夢想的目前實現，我獨絕我的夢想已變了面孔，它不是那樣的美麗豪華，而是那種無聲無息了，寂寞的素非，你也許尚能記起我離開家門的那一瞬間！年老的媽，哭得飯淚橫橫，哭白的爸，不斷嘆惜着他兒兒的不關心。當時我會不顧及的堅忍的辭別了他們。是的，我已披征塵的素非掩遮了我的骨肉之情，我是那樣作了忍心的孩子。如今每逢那憶起那的一剎那，內心悔恨交加，自己幾乎都不相信那是自己曾經有過的一幕。素非，三載光陰，不知年邁的雙親仍否健在。因爲我自故鄉出來便不曾寫過隻字寄給誰，即便我的父母。素非，你痛罵你這個朋友吧，他實在是失去人性的孩子，他受了惡魔性的洗禮了。

三年內，東西飄泊着，我歷過遙遠的山川，我遭受過濃厚的風霜。以前的那顆皎潔的心，早消失了它的坦白，熱烈的情緒，也轉爲冷僻的了！是的，不算短的三年的流浪，灰色的命運，確是它的代價與結局。

昨夜，暴風雨的昨夜，在心緒不寧的情狀里，交織着一片愁霧。素非，我實在的告訴你，

我於是按昨夜起始才便想起家來。朋友，當一個流浪的孩子拿起筆而不能立刻寫出的時候，他的壓迫的心，該是怎樣的痛苦，怎樣的焦灼呢！窗外風雨恣情得黨的吼吼而過，窗內的孩子却爲流浪心的愁愁浸得流下滾滾的熱淚來。素非，我哭得很厲害。陰森森的圓圈在支目凶狠的監視着我，深夜的恐懼更增添了我的傷心，我由哭聲轉爲低泣了。窗外的風雨更加緊。寒風由窗隙透進身旁，處處深巷中的狗吠，斷續在死沉的寂寞中傳達了過來。

以後不知在甚麼時分睡去了，我夢着我的戀人，她！仍是星着往昔的那副常掛微笑的臉龐走近我。我們好像還是初識後的遊玩在郊野，空中閃爍着光亮的太陽，臉龐輕拂着我們，我們緊緊的坐在有鳥雀歌唱的柳蔭下，多麼濃稠的詩境呵！但是半刻不久之間，一隻鳥飛得很急的與從身後奔來，我們驚叫一聲，她，昏倒在地下，我才喊出口喚她的名字，便醒了。醒後，我的頭與身濕透了冷汗，心仍繼續不停的跳動着。睜眼外望，昨夜的那股風雨已止，強烈的陽光普照着各處，柳葉上的雨水珠在閃着那道豔麗的光芒。

素非，昨夜的夢又給了我無量的痛苦，我記憶起我的被人奪去的戀人，更記憶起那戀人給我的陶醉與甜賞！雖然這已成爲遠往的夢，過往的美麗。

她的名字，我總不能忘記，即使我忘不上了便罷。她否稱過我，她也愛過我，想幾過的神不該讓我們過着丁也好，想幾過過的神讓我們分做了也好。總之，流浪途上的一股儘心的美麗的記憶，將永久在我的腦海，我的心坎上，深深着了一素非，我該不該再念起她來呢？

我不能不扯長了我的嘆息，因爲我沒有金錢與勢力，於是我失掉了她——我的愛戀的人。

爲了戀愛，我起過零碎的自殺我自己。常常當一個黃昏後夕陽殘照的路上，我獨自從很遠的曠野回來。我手子在暮色蒼茫中，我低着頭，我不知我想些甚麼或是打獵些甚麼，我安穩不下來我自己的情緒與精神。爲了免掉回憶的痛苦，我更過度的飲酒吸煙，差不多每天我都在城市鬧區的一角酒樓裏獨自狂飲着。可是我的，這些帶着毒性的麻醉品，只能刺激着我的神經昏亂，並不會所激讓我忘掉了一些過往。於是我明白的對自己說：「你不要太苦痛着自己吧，你該知道，愈是想忘掉的，愈忘不掉。並非你不肯忘掉它，乃是它不願忘掉你，時時在你的記憶中徘徊着……」

是的我被尖銳的痛苦，整整折磨了我那麼長的時間，我起過更進一步的荒唐的活着！不聞斷的飲酒吸煙，甚至玩起女人——

虛強的多。朋友：我這話該不是不得忘的呻吟之談吧！

瞬間又是秋了！那盛夏中曾經爭妍的百卉，只剩下腐爛的紅與憔悴的綠。素非，這就是新陳代謝的時光的陪吧！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帶着一份痛苦生來的。如今我的痛苦已至殘境，於是我就像一灘活泥似的起不來了！親愛的朋友，讓我在最後的日子裡留給你這封太傷感太悲慟的信吧，假設你讀了它之後，也會使你掉淚的話，就請你原諒你的老朋友這顆嘔出來的心血吧！

你的流浪途上的朋友 葉英

悼

楓葉落盡了，

河水也凍結成冰。

記憶是隻毒蛇呵！

牠又輕々的爬上了心扉。

你彷彿很感激我。

但，誰知道呢！

噫！天里忽來一聲霹靂，

我寧靜的心緒，

幾乎被震得粉碎了！

當時緊接便聽到暴風雨的呼號。

我發呆了，

我立刻昏迷過去。

醒來，

便不見了你。

悼

記不清是何年何月了，

我把熱情慎重的交托於你，

我說：

「願你珍重它，

像珍重你自己一樣。」

你點點頭，

說你把我的熱情舉經葬埋，
葬埋在記憶的荒郊之外。

以後，

歲月便是我的無情仇敵，

我像一個盲人被鎖在黑暗中，

像一隻小鳥被囚於牢籠。

在無邊的痛苦里，

我咀嚼着辛酸，

咀嚼着悲痛，

我想見見你。

我仍想再讓你回到我的身邊，
不然，

我也得問你，

你把我的熱情，

寫成不經意的便把宅拋棄了呢！

是我的熱情變化，

抑是你的信靠不真，

但你的消息却茫如針投大海，

我要明白，

我要明白呵！

媽，會憐我痴情而落淚，

爸爸也會嘆息着搖頭不止，

悼

但，朋友們却在譏笑我，

他們說我是自作自受，

分明做是盲人騎着瞎馬，

其實，

若不是自己重新奮起，

說不定我許早已殞世，

我真感謝你給予我的刺激與痛苦，

讓我明白了男人，

也明白了自己，

更明白了我該怎樣活下去。

如今，

我像是一位風霜滿面的老人，

年輕時代的記憶已褪了色素，

倦恨的成分也化作感傷，

當我走過千山萬水，

再走回當年我們並肩的地方，

我只能憑吊似的慨嘆一聲，

心口掠上一層淡淡的哀愁。

我再不能想起一些舊往，

在我的歷史冊上，

已經翻過那一頁了。

冬雪落過三次了！

日子新陳更替着，

心永遠也伴天氣這樣冷起來吧！

讀 歌

集 英 落

太陽升自東方，
 黑暗被驅逐了！
 和平的黎明到來，
 每一個牛羣，
 彷彿都披上光輝的衣裳。
 誰說歷史不是我們的忠實教訓呢？
 正因為有了歷史，
 於是我們才能有今日的凱旋。
 我們無聊怎樣的日益進展，
 但總不會忘記了暴風雨曾經。

給予我們的何傷與遺憾，
 因為常常忘記這些，
 我們也將會常人的珍重了。
 我們的精神，
 永遠是抖擻的，
 永遠是偉烈的，
 我們珍重着自己，
 將生命與靈魂，
 寄托在偉大的奮鬥里。

歌 讚

高空，白雲，
 春天，花草，
 小橋，流水，
 樓閣，殿庭，
 這一些有着歷史性的景物，
 我們愛惜着，
 就像愛惜我們自己一樣。
 願神明佑護着！
 願我們自己也努力着。

深夜行

薄 英 集

像幽靈，又像鬼火，
我在深夜里走在一條小巷。
這熟悉的小巷啊！

忘記了孤獨，

忘記了驚恐，

忽然，我停止了步，低下我的頭，

但半晌我又抬起頭來懶々望着，

啊！多麼溫暖呢，

那每家櫺窗里透出來的燈光啊！

則不濟有多少年了！

我把熱情留在這條路上。

那時，小巷里彷彿有我懷念的影子，

窗內也有我熟悉的燈光。

然而如今只是個燦爛的夢，

夢的情景幾乎都使我想不起。

舊的日子埋葬了，

新的感情又形同一所流城。

究竟要我走向哪裏去呢！

聰明的我却問你，

黎明未來前，
這深夜可永遠是孤獨者的伴侶嗎！

願 望

我有一個願望，

嚮托於人寰。

但總尋不見他的影子，

在塵土的世間。

莫非我靈魂的呼號，

早渺如雲煙。

雖有願望似碧海之深，

空換得淚珠漣々。

我有一個願望，

嚮托於小島。

但總尋不見他影子，

在記憶的平原。

莫非我靈魂的呼號，

早渺如雲煙。

雖有願望似碧海之深，

空換得淚珠漣々。

芳 戀

我知心的人哪！
我將永遠為你守信，
只要你有一顆愛我的心。

我們的心相印，
我們的影相親。
像東海水流，像南山松柏長青，
愛人啊！請你相信。

啊！我不願再將內心藏緊，
因為我們已不需要以往的矜持，
你該曉得，

我知音的人哪！
我將永遠為你守信，
只要你有一顆愛我的心。

我們如今期待的只有美景良辰，
愛人啊！振起精神。

趁芳春，
且莫留戀向前進。

念 舊

這月色如水，
這萬花如錦，
還有這一片記憶，
也因景色頗添愛。

如今啊！
天涯海角任悠悠，
魂夢更難相聚首。
幾時重逢仍話舊，
至教我心難開寬愁。

難忘的，
該是去年舊遊，
我們共盪輕舟在江流，
聽遠處鐘聲响，
江水滾滾不休。

將殘魂幽靜起來吧！我這樣打算着。
何必偏保留這一點真呢！
人間本是虛偽構成的豪華。

淚水伴着殘痛流到唇邊，
是甚麼味道，我不曉得。
是的，我的舌都失掉了感覺。

永遠不能忘懷的，該是伊人的淺笑吧！
記得昨夜夢中……
恍惚的又看到了那迷人的淺笑！

可是，卻少有人能理解了。

說不出的哀苦，還是不說話！
纏綿深久的埋葬在心裏，
直到地老天荒。

忽然悲悼着青春已過去了，
悠長的發出一聲沒奈何的嘆息。
寶貴的日色在藍天沉落下去。

心的跳動

心的跳動

用言語說不出的，
該是心上的隱憂呵！
像久已封鎖的門戶，
封鎖着寒風的塵石，
感情早已是僵硬的了。

常常溫習着舊的記憶，
它們雖是忠實於我的，
然而它們却老態龍鍾了！
向誰去指問那些過去的日子呢！
煙的事實不就是人生的真理嗎？

說在口上的都是欺騙的，
唯有那隱沉默吞嚥的感情是真實的，
這群盲目的衆生呵！
誰又免却靈魂上的浪費呢！
魔鬼勝利的冷笑了。

說是爲了生活而生存着，
勿寧說是爲了「死」而繼續活着。
是的，我們都在學死，
學着怎樣走進墓里去。

小 然而這律呢，
新的功課却更艱難。

最難控制的是情感，

它們就有如殘廢的犯人越獄一樣，

雖獄吏牢守鐵門也等無用。

任憑好了，

我且剎那的嘆上雙目，

作位這想天國的瘋人。

落 英 集

落 英 集

凝視着飛出的炊煙，

消逝在烏色的雲里。

我不禁輕微的搖了搖頭！

真的。無名的幻想，

爲甚麼也隨着跑了呢！

曾經這樣打算過：

把赤色的心染我了雪色，

把記憶變成一簇孤鴻，

於是，

讓這隻孤鴻馳騁在，

這雲色的心波上。

啊！該多麼寫意呢！

凄冷的。

其實，

有靈魂的人們都太痴癡了！

將聰明用在浪費自己身上，

連陰冥中之鬼也替酒見憐之淚

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夢是不值得留戀的！

落 英 集

集 一 頁 落

去罷，我不要再懷念你了！
多少日子裏，
我也曾爲過你埋葬我的智慧，
然而如今我明白了。

將生活用鎖鍊捆住，
永久不要被它束縛了！

日下在古老的玻璃瓦上留下了遺痕，
烏鴉也不慣念着牠們昔日的記憶嗎？

數則落在臉上，
像滴在心里。

一扇被敲開的鬼戀之門，
請不要謝絕它的來臨吧，
因爲秋雨也許是位安靜的客人。

青春是無跟好的夕陽呢！
雖美麗，
然而怕黃昏的。

一雙中年夫婦，
並肩掠過去了，
親切的。

於是讓人聯想到：
他們的心是否也在並肩着呢！

而，親切的。

你幽靜的掛在高空，

更可惜你，
我愛你，

有人說：

其實世上本沒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又有人說：
只因爲有了路，走的人才多了！

儘管到底是怎麼回事，
只好將這個疑問，
放在野鴉的尾巴上。

假如幻想是塊口香糖，
我願永遠將它放在口里，
嚼着，

直到失去了味覺，
情人的眸子裏，
尚仍是閃爍着新天地的。

路燈懶洋洋的拖着旅人的影子，

上是一輪昏沉的月，
啊！
心不也是一個昏沉的嗎？

孩子們，
遊戲的時候，

何必對我閃出傲人的目光的！
我也從童年期活過的。

是的，

人世像一片茫茫的大海。

上面浮沉着許多隻無定向的船隻。

流水呵！
請小心的裁着這縹緲吧！
因為他是靠你航行裡的。

生命像一顆流星，
不知甚麼時候會掉落了！

昨夜，

聽着秋風在拂着窗簾，

我忽然就擔心到庭前的舞舞，

不是嗎，

一年容易又秋風了！

集 英 落

把淚珠串成一串，
像項圈似的掛在胸前，
願它在月明晃晃的夜風，
將光華閃爍幽靜的舞廳唱！

宇宙，添上滿的，

只有這顆不斷在幻想的心。

疲，也拖着嘆息，

記憶像殘片烏雲，

斷續在一心空一里蕩漾着。

爲甚麼要壓沒俱下呢！

只是片刻的充當那個角色——
不，也許感念着未來的不可測呢！

孩子的心，

只是一張白紙。

然而不知甚麼時候，

白紙上也有了文章了。

在秋天，

家鄉的朋友寄了信來。

我不禁又懷念起，

明陵的紅葉。

啊！多麼親人的思念呢！

我並不會顯赫了上帝，
然而，在夢中，
我受到他的懲罰了！

一位老婦人問我：

「孩子，你多大了？」

天哪！我竟回答不出。

是的，

我早經忘卻了我的年齡——

這個涼潔青春的銀伙。

天

其非你也有心肝不愛？
啊！你告訴我你的感覺吧，
假使你明白我給與你的同情，

說呀！不要再沉默下去，

我仍還記得你過去的明朗呢！

老年人該怕綠時計的滴答吧！

因為他的歲月，

不是按它給催動的囉！

年青的孩子們，

當心些你的情緒與微笑，

時光注入不，倒流的，

秋空的雁飛，

滿街蟋蟀的真囑，

啊！

旅人的一顆心。

無邊的明月伴着殘影，

無際的海水載着孤舟，

多麼遙遠的記憶呢！

我永遠在懷念着。

是的，

他眼角上的皺紋，
閃爍着仙多年的罪惡與歡歌，
可怕啊！

那是他微笑的時候，

庭院寂，

無力的閃着秋風，

黯色的玻璃，

在默誦着悼亡曲。

何必再記念那久遠的年代呢！

人間本來是說謊的！

他來了，復，

集 英 落

他去了；也掣★的。

我既愁苦，

他又歸歎。

於是，我們只感思憶在寂寞的心，
掉上的淚★的真意。

唉！

那再提不同的情感呢？

×

爲甚麼不可以休息呢！

不是嗎。

那日月也有不捨時出來的？

×

依稀記得夏的影子。

然而如今即秋風起，

白雲也散了！

請對那方相與心緒透的解愁吧！

萬葉世曾隨風飄去。

×

感憤顯，

究竟時一本厚★的日曆，

却顯得紙糊下加麼薄。

莫奈何的，

我仰着冷笑了幾聲。

×

最怕人間起年輪，

——尤其是往事。

集 英 落

真的，

何必在心上硬劃一條陰影呢！

過去就讓它過去吧！

——雖然，

歷史性是偉大的。

×

披着黃昏，

眼踏在街頭，

腳海里翻着無數波浪。

是愁？是恨？

是悲？抑是喜？

×

買完這無的車票，

我又不時的嘆口氣。

這不是多餘嗎！

眼看作客的麗公，

仍要抓我回來的。

×

聚散是定規，

請不要太爲它懷疑吧！

愛憎的朋友們，

留心些萍水的動靜，

那是最好的解答。

×

從急行列車的窗子內，

望到了遠天的雲樑。

題目的，
這不能不使人懷念起，
那般的寂寞呢？

你看，

夕陽都將將沒沒於山後，
這一團收拾不了的情緒，
仍然是找不到埋葬的地方，
像眼睛所凝視的飛煙一樣。

總想將一死的記憶整理，

葬埋到天邊。

但是，

它又轉做活潑起來，
在你面前低聲響。

誰在忍爲它掘墳墓呢！

三個人共飲着葡萄酒，

潤的芳香醉脫了他們的假面具。

一個哭着說；

「啊」

我爲甚麼要飄流到這麼遠的地方。」

又一個妻子的自語着！

「我想哭，

然而我的心比沙漠還乾！」

另一個却讓玫瑰色的酒，

掩沒玫瑰色的淚，
辨不出甚麼，
啊！

灰色的三個靈魂。

秋風在空里鞭打着秋葉，

我聽見秋葉們哭倒在地上了。搖々頭，

我嘆息不出來。

快不要提起那肢舊情吧！

那只是一個美麗的謊。

不信請看，

我們已是相識過的陌路人。

請問白雲，
你有甚麼值得傲人的呢！

飄々飄々在天空里飄蕩，

忘記了你的剎那後。

從故鄉，

我歸來了。

心上閃爍着感傷的夢。

真的，

爲甚麼呢！

仍記得老父親對我說，

「孩子！

你似乎比在當時時人渣了！」

我的心是色盲的，

我總這樣想。

不然，

我怎辨不出紅黑呢！

昨夜紅色的夢，

到現在我仍疑惑它隱約昏黑也。

人家的窗上，

風在主人或生活神祕的詞子。

接合是，

黑 的一口粗的嘆息，

偶然的看着了這句極句語：

「假設青年人歡笑的詩，
青年人的悲哀也是詩。」

是的。

許多青年人的朝氣都在詩里了。

如其實有所謂美麗的話，

那麼我願意推薦我的記憶。

真的，

它該怎樣的美麗的動人心呢。

——我曾為它作解過的：

地不了的，

又是這讓人辨不清優美的現實。

那麼緊 的圍上我的兩眼吧！

權作片刻的假寐。

双翅的白雲與鐵線，

不是印着年老的是跡嗎？

孩子們，

該認得你們的長成了啊！

誰說那掉頭譯有悲哀呢？

我看見它倒在草叢里呻吟了。

好像對着誰說！

心緒是像六月的雲呢！

我將永遠看着它變花樣。

本不想作欺心的事，

然而如今我却失敗了。

我作着盲人的夢。

怪不得精神是這般疲憊了，

原來心上的記憶太沉重了，

忘不脫的，

是遙遠的日子。

「噢！
殘忍的朋友！」

魚的亂舞不是海嗎，
念恩那游泳在，
曾朝何處騎馬？

噢！明白了！
還是交龍的幸運呢！

青春，
是個可愛的犯人吧！
多少罪由於它發生了！

然而却以誰遭厄運。
原因呢，
青春是上帝的特選奇。

狂 想 曲

狂 想 曲

是一個日落的黃昏，
我 見成群的鳥鴉，
棲息在修長的橫空電線上。
啊，
這不是一隻大自然的曲子嗎？
我凝視這五線譜似的鳥鴉與電線，
低吟起輕妙的調子來，
這那不常圓的月亮也探出頭來偷聽，
感請啊！你這幽然的情趣。
是的，
多少日子我並不會遇到半隻心曲。

多少日子里我不會高歌暢讀，
如今我輕易的過到了，
而且也唱了。
你宇宙的權威者啊！
我們究竟是誰偉大呢！
×
這永遠拖不回的記憶，
這永遠也喚不起的倦戀呵。
睜着這雙眼睛只在遙想，
青春給我的，怕唯是自雲之一區區。
×
丁香色的迷夢。

了青色的哀愁呀！

宛如深秋的圓月在披風吹落的花籃上。

於是，在憂鬱的靈魂燈里，

有一隻燈失去了它的光亮，

像當骨後落去了的太陽一樣。

啊！

快不要問，

也快不要提起吧！

你不知道荷花的悲哀嗎？

這永遠拖不同的記憶。

這永遠也喚不起的靜戀呵！

一個靜風獨塵的日子里，

我自自走在曠野之原。

漫天的風塵飄去了太陽！

象徵着世界末日的來臨，

我無精打采的數着我的步子，

像數着我過去的歲月，

那靈魂的呼號呢！

恍惚的我在歌詠着：

「莫為別樣悵愁，

莫為別樣添憂，

何處不相逢，

相逢心依舊。」

那聲調讓狂風吹到遠處，

吹向我不知名的地方，

不，更吹向我懷念的天邊。

把希望寄在待續的情願，

將夢想放於清澈的水濱看扁，

總有一天丁香花也永開了。

昏沉中我睜開了兩眼，

昨夜的酒醉似乎醒了？

我看見岸上杯盤與藉的景况！

不由得又感傷了半晌。

是的，

這不是像中了一場豪蕩的夢嗎！

你醒後回億的空虛呵。

總想忘却，

然而我總忘不却。

廿多個早的日子。

難就的磨滅雲生活。

你海浪的澎湃呵！

你孤鴻的影子呵！

將這口嘆息吹向天空，

願太空將它氣化，

散佈在這廣濶的人群。

不是嗎，

每個人都有他的憧憬，

每個人也都有他的放棄。

呼吸我這口嘆息化成的空氣吧！

你們將會同情的閉上了眼睛的，

四月的驚儂呵！

你是否有「我欲無言」之感呢？

X X

可愛的該是天上的雲吧！

它象徵了我內心的世界！

當內心太寂寞的時候，

我便覺得找到了知音。

感謝呀！

你飄渺的性格與姿態。

X X

可愛的該是河里的水吧！

它象徵了我情緒的世界。

當情緒太沈靜的時候，

我便覺得獲到了伴侶。

感謝呀！

你流動的性格與姿態。

X X

啊！

天上的雲，

河里的水，

我愛情*的問一聲，

你們可知道字宙的秘密嗎？

X X

雨，寂靜的落着，

落在旅人的心上，

不是嗎，

這更像一篇無語的故事，

最怕空想得壓，

寫的日子里的友朋，

X X

離年書，

可惜空飄却蒼老了！

獨坐窗前，

想數雨滴的行程，

像計算傷心人淚水的分量。
啊！我的世界，我的光明，
我的生命之一瞬。

X X

童年時，

有的是良心，

有的是熱情，

如今長大了，

良心也世故起來，

熱情也回過風箏似的。

於是，

許多變幻的夢相繼披瀝。

我何曾師作過雨的夢呢！

集 英 落

我永远记得，
蔷薇色的幸福，
蔷薇色的哀愁。

随着十四的月色，
我恍惚又见青起来，
是的，只有天知道，
我曾倚老在幻梦的尾巴上。

说思德是我忠实的友人，
然而如今我也倦於它的訪問了。
幾次曾向天，
終於又幾次俯下。

懷疑上帝也是騙人的，
但我捉不到半點亂善美的影子，
我永久懷疑

難相見，今日又重圓。
你郵寄四十余載，是如心的故鄉人
又開始送到我的身边。始而不知山万水，岁月在始的臉
上刻下印痕，依然无二。
望子有成，這荒灘過

誰能曉得那些大長的嘆息呀！
說不出苦楚愛與哀，
我真是這樣一個長年流離的
何處是行將呢？
離離我或我，
天時永久是變動的。
宇宙是頹廢廣漠，
但我捉不到半點亂善美的影子，
我永久懷疑

你的園丁，以曾相認呀，慈運，
說什么逝者如烟，說什么年年似水，
且看早到的景色呀，喚醒映食，
此年云云。
康德十年八月三十日印刷。康德十年十月十日發行

一九二六年三月
廿九日

沈師
沈師



集 英 落

著 作 者 楊 絮
發 行 者 唐 則 堯
印 刷 者 張 世 英
印 刷 所 世 英 印 刷 所
新 京 西 三 道 街 七 九 號
奉 天 市 大 四 區 大 西 街 四 號 九 號
奉 天 市 大 四 區 大 西 街 四 號 九 號

發行所 新 京 西 三 道 街 七 九 號 開 明 圖 書 公 司
電 話 二 七 四 二 三
發 行 所 新 京 西 三 道 街 七 九 號